

性理大全

卷五十二
之五十六



性理大全書卷之五十二

學十

人倫 師友附

問盡其道謂之孝弟夫以一身推之則身者資父母血氣以生者也盡其道者則能敬其身敬其身者則能敬其父母矣不盡其道則不敬其身不敬其身則不敬父母其斯之謂歟程子曰今士大夫受戕於君期盡其職受身於父母安可不盡其道○問第五倫視其子之疾與兄子之疾不同自謂之私如何曰不特安寢與不安寢只不起與十起便是私也父子之愛本是公纔着些心



做便是私也又問視己子與兄子有間否曰聖人立法曰兄弟之子猶子也是欲視之猶子也又問天性自有輕重疑若有間然曰只爲今人以私心看了孔子曰父子之道天性也此只就孝上說故言父子天性若君臣第賓主朋友之類亦豈不是天性只爲今人小看却不推其本所由來故爾己之子與兄之子所爭幾何是同出於父者也只爲兄弟異形故以兄弟爲手足人多以異形故親己之子異於兄弟之子甚不是也○問人子事親學醫如何曰最是大事今有璞玉於此必使玉人彫琢之蓋百工之事不可使一人兼之故使玉人彫

琢之也若更有珍寶物須是自看却必不肯任其自爲也今人視父母疾乃一任醫者之手豈不害事必須識醫藥之道理別病是如何藥當如何故可任醫者也或曰己未能盡醫者之術或偏見不到適足害事奈何曰且如識圖畫人未必畫得如畫工然他却識得別工拙如自己曾學令醫者說道理便自見得或已有所見亦要說與他商量○君臣朋友之際其合不正未有久而不離者故賢者順理而安行智者知幾而固守○問妻可出乎曰妻不賢出之何害如子思亦嘗出妻今世俗乃以出妻爲醜行遂不敢爲古人不如此妻有不善便

當出也只爲今人將此作一件大事隱忍不敢發或有
隱惡爲其陰持之以至縱恣養成不善豈不害事人脩
身刑家最急繞脩身便到刑家上也又問古人出妻有
以對姑叱狗藜藿不熟者亦無甚惡而遽出之何也曰
此古人忠厚之道也古之人交絕不出惡聲君子不忍
以大惡出其妻而以微罪去之以見此其忠厚之至也
且如此狗於親前者亦有甚大故不是處只爲他平日
有故因此一事出之爾或曰彼以此細故見逐安能無
辭兼他人不知是與不是則如之何曰彼必自知其罪
但自己理直可矣何必教他人知然有識者當自知之

也如必待彰暴其妻之不善使他人知之是亦淺丈夫
而已君子不如此大凡人說話多欲令彼曲我直若君
子自有一箇含蓄意思或曰古語有之出妻令其可嫁
絕交令其可交乃此意否曰是也○問再娶皆不合理
否曰大夫以上無再娶禮凡人爲夫婦時豈有一人先
死一人再娶一人再嫁之約只約終身夫婦也但自大
夫以下有不得已再娶者蓋緣奉公姑或主內事爾如
許再娶也○世人多慎於擇婿而忽於擇婦其實婿易
見婦難知所繫甚重可忽哉○問事兄盡禮不得兄之

歡心奈何曰但當起敬起孝盡至誠不求伸已可也曰
接弟之道如何曰盡友愛之道而已○周公之於兄舜
之於弟皆一類觀其用心爲何如哉推此心以待人亦
只如此然有差等耳

涿水司馬氏曰某事親無以踰於人能不欺而已矣其事
君亦然○受人恩而不忍負者其爲子必孝爲臣必忠
榮陽呂氏曰孝子事親須事事躬親不可與之使令也嘗
觀穀梁言天子親耕以供粢盛王后親蠶以供祭服國
非無良農工女也以爲人之所盡事其祖禰不若以已
所自親者也此說最盡事親之道又說爲人子者視於

無形聽於無聲未嘗頃刻離親也事親如天頃刻離親
則有時而違天天不可得而違也

籃田呂氏曰君子之道莫大乎孝孝之本莫大乎順親故
仁人孝子欲順乎親必先乎妻子不失其好兄弟不失
其和室家宜之妻孥樂之致家道成然後可以養父母
之志而無違也故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文王刑于寡
妻至于兄弟則治家之道必自妻子始

豫章羅氏曰君明君之福臣忠臣之福君明臣忠則朝廷
治安得不謂之福乎父慈父之福子孝子之福父慈子
孝則家道隆盛得不謂之福乎俗人以富貴爲福陋哉

韋齋朱氏曰父子主恩君臣主義是爲天下之大戒無所
逃於天地之間如人食息呼吸於元氣之中一息之不
屬理必至於斃是以自昔聖賢立法垂訓所以維持防
範於其間者未嘗一日而少忘

朱子曰聖人之於天地猶子之父母○人之所以有此
身者受形於母而資始於父雖有強暴之人見子則憐
至於襁褓之兒見父則笑果何爲而然哉初無所爲而
然此父子之道所以爲天性而不可解也然父子之間
或有不盡其道者是豈爲父而天性有不足於慈亦豈
爲子而天性有不足於孝者哉人心本明天性素具但

爲物欲所昏利害所蔽故小則傷恩害義而不可開大
則滅天亂倫而不可救也○君臣父子之大倫天之經
地之義而所謂民彝也故臣之於君子之於父生則敬
養之歿則哀送之所以致其忠孝之誠者無所不用其
極而非虛加之也以爲不如是則無以盡吾心云爾○
父子欲其親君臣欲其敬非是欲其如此蓋有父子則
便自然有親有君臣則便自然有敬○問父母之於子
有無窮憐愛欲其聰明欲其成立此之謂誠心邪曰父
母愛其子正也愛之無窮而必欲其如此則邪矣此天
理人欲之間正當審決 問人不幸處繼母異兄弟不

相容當如何曰從古來自有這樣子只看舜如何後來
此樣事多有只是爲人子止於孝○問妻有七出此却
是正當道理非權也曰然○葉賀孫問朋友之義自天
子至於庶人皆須友以成而陳安卿只說以類聚莫未
該朋友之義否曰此亦只說本來如此自天子至于庶
人未有不須友以成乃是後來事說朋友功效如此人
自與人同類相求牛羊亦各以類相從朋友乃彝倫之
一今人不知有朋友之義者只緣但知有四箇要緊而
不知朋友亦不可闕又曰朋友之於人倫所關至重○
問與朋友交後知其不善欲絕則傷恩不與之絕則又

似匿怨而友其人曰此非匿怨之謂也心有怨於人而
外與之交則爲匿怨若朋友之不善情意自是當疏但
疏之以漸若無大故則不必峻絕之所謂親者母失其
爲親故者母失其爲故者也○人之大倫其別有五自
昔聖賢皆以爲天之所叙而非人之所能爲也然以今
考之則惟父子兄弟爲天屬而以人合者居其三焉是
則若有可疑者然夫婦者天屬之所由以續者也君臣
者天屬之所賴以全者也朋友者天屬之所賴以正者
也是則所以紀綱人道建立人極不可一日而偏廢雖
或以人而合其實皆天理之自然有不得不合者此其

所以爲天之所叙而非人之所能爲者也然是三者之於人或能具其形矣而不能保其生或能保其生矣而不能存其理必欲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間交盡其道而無悖焉非有朋友以責其善輔其仁其孰能使之然哉故朋友之於人倫其勢若輕而所繫爲甚重其分若踈而所關爲至親其名若小而所職爲甚大此古之聖人脩道立教所以必重乎此而不敢忽也然自世教不明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間既皆莫有盡其道者而朋友之倫廢闕爲尤甚世之君子雖或深病其然未必深知其所以然也予嘗思之父子也兄弟也天屬之親也

非其乖離之極固不能輕以相棄而夫婦君臣之際又有雜出于物情事勢而不能自己者以故雖或不盡其道猶得以相牽聯比合而不至於盡壞至於朋友則其親不足以相維其情不足以相固其勢不足以相攝而爲之者初未嘗知其理之所從職之所任其重有如此也且其於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間猶或未嘗求盡其道則固無所藉於責善輔仁之益此其所以恩疏而義薄輕合而易離亦無恠其相視漠然如行路之人也夫人倫有五而其理則一朋友者又所藉以維持是理而不使悖焉者也由夫四者之不求盡道而朋友以無用

廢然則朋友之道盡廢而責善輔仁之職不舉彼夫四者又安得獨立而久存哉

南軒張氏曰天地位而人生乎其中其所以爲人之道者以其有父子之親長幼之序夫婦之別而又有君臣之義朋友之交也是五者天之所命而非人之所能爲有是性則具是道初不爲聖愚而加損也聖人能盡其性故爲人倫之至衆人則有所蔽奪而淪失之耳然聖人有教焉所以化其欲而反其初也舜之命契曰敬敷五教在寬寬云者漸濡涵養之使其所固有者自發也而咎繇亦曰天叙有典敎我五典五惇哉敎云者所以正

其綱而惇云者所以厚其性也降及三代庠序之敎尤詳故孟子曰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明云者講明之而使之識其性之所以然也然則人之所以爲聖賢與夫聖賢之敎人舍是五者其何以哉

勉齋黃氏曰五典者天叙之常理人道之大端也析而言之則君臣夫婦朋友者人之屬而天屬之親惟父子兄弟爲然其四肢百體皆一氣之所生其入孝出弟爲萬善之根本則兄弟之義可不謂重乎○朋友者人類之中志同而道合者也故曰天叙有典豈人力也哉君臣父子夫婦長幼一失其序則天典不立人道化爲夷狄

矣朋友道絕則此四者雖欲各居其分不可得也善而莫予告也過而莫予規也觀感廢而怠心生講習踈而實理晦則五常百行顛倒錯繆而不可勝救矣然則朋友者列於人倫而又所以紀綱人倫者也所可重者若此而世莫之重焉可不謂之屢歎也邪

西山真氏曰夫之道在敬身以帥其婦婦之道在敬身以承其夫故父之醮子必曰勉帥以敬親之送女必曰敬之戒之夫婦之道盡於此矣

魯齋許氏曰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人倫明於上則小民親於下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後世君臣父

子兄弟夫婦朋友此五者禍亂相尋只是人倫不明故致如此且如大舜處頑嚚傲三者之間孜孜如此只是人之大倫合如此故無怨尤愛之則喜而弗忘惡之則勞而弗怨人只於此處明得然後盡得人道○事親大節目是養體養志致愛致敬四事中致愛敬尤急所以孝只是愛親敬親兩事耳天子之孝推愛敬之心以及天下亦惟此二事為能刑於四海固結人心舍此則法術矣其效與聖人不相似父母在不遠遊為子者恃血氣何所不往但父母思念之心宜深體當以父母之心為心○父子之親君臣之義與夫夫婦長幼朋友亦莫

不各有當然之則此天倫也苟無學問以明之則違遠
人道與禽獸殆無少異○自古及今天下國家唯有箇
三綱五常君知君道臣知臣道則君臣各得其所矣父
知父道子知子道則父子各得其所矣夫知夫道婦知
婦道則夫婦各得其所矣三者既正則他事皆可爲之
此或未正則其變故不可測知者又奚暇他爲也○正
倫理篤恩義家人之道也人之處家在骨肉父子之間
大抵以情勝理以恩奪義惟剛立之人則能不以私愛
失其正理故家人卦大要以剛爲善○兄弟同受父母
一氣所生骨肉之至親者也今人不明理義悖逆天性
生雖同胞情同吳越居雖同室迹如路人以至計分毫
之利而棄絕至恩信妻子之言而結爲死怨豈知兄弟
之義哉

程子曰學而必求其師記問文章不足以爲人師以所學
者外也故求師不可不慎所謂師者何也曰理也義也

以下兼論師友

○古之人得其師傳故因經以明道後世失其

師傳故非明道不能以知經○朋友講習更莫如相觀
而善工夫多○人之於朋友脩身誠意以待之踈戚在
人而已不巧言令色曲從苟合以求人之與已也雖鄉
黨親戚亦然○孔子弟子自孔子沒後各自離散只有

曾子便別如子夏子張欲以所事孔子事有若獨曾子便道不可自子貢以上必皆不肯某自涪陵歸見門人皆已支離不知他日身後又如何也但得箇信時便自有長進處孔子弟子甚多亦不能皆合於孔子如子路言子之迂也又曰末之也已及其退思終合於孔子只爲他信便自然思量到也○問某與人居視其有過而不告則於心有所不安告之而人不受則柰何曰與之處而不告其過非忠也要使誠意之交通在於未言之前則言出而人信矣不信誠不至也

張子曰師不立服不可立也當以情之厚薄事之大小處

之如顏閔於孔子雖斬衰三年可也其成已之功與君父並其次各有淺深稱其情而已下至曲藝莫不有師豈可一槩制服○聖人不制師之服師無定體如何是師見彼之善而已效之便是師也故有得其一言一義如朋友者有相親炙而如兄弟者有成就已身而恩如天地父母者豈可一槩服之故聖人不制其服心喪之可也孔子死弔服如麻亦是服也却不得謂無服也

華陽范氏曰與賢於己者處則自以爲不足與不如己者處則自以爲有餘自以爲不足則日益自以爲有餘則

日損

藍田呂氏曰古者憲老而不乞言憲者儀刑其德而已無所事於問也其次則有問有答問答之間然猶不憤則不啓不悱則不發又其次則有講有聽講者不待問也聽者不致問也學至於有講有聽則師益勤而道益輕學者之功益不進矣又其次則有講而未必聽學至於有講而未必聽則無講可矣○人之患在好爲人師故舍我而去者不追呼之使來有教無類故從我而來者不拒逆之使去但能以此求道之心至則受而教之論語稱互鄉難與言童子見門人惑子曰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人潔己以進與其潔也不保其往也故聖賢在

下其所以取人苟有向善之心皆取之亦以進人爲善不爲異日之不保而廢其今日與人爲善之意

上蔡謝氏曰申顏自謂不可一日無侯無可或問其故曰無可能攻人之過一日不見則吾不得聞吾過矣

廣平游氏曰孟子之論尚友也以一鄉之善士爲未足而求之一國以一國之善士爲未足而求之天下以天下之善士爲未足而求之古人無友不如己者尚友之道也求得賢者尚而友之則聞其所不聞見其所不見而德日起矣此仲尼所以期子夏之日進也

龜山楊氏曰古之人其道足以師世範俗惟孔孟足以當

之東漢而下師道益嚴然稽其所知所行皆不足以勝其任也唐之韓愈固嘗欲以師道自居矣其視李翱張籍輩皆謂從吾游今翱籍之文具在考其言未嘗以弟子自別則師果可好爲乎苟其道未足以成德達財雖欲爲之而人不與也愈且如是况其下者乎

和靖尹氏曰學問雖是要從師然賴朋友相成處甚多師只是開其大端又體貌嚴重若於從容閑暇之際委曲論難須是朋友便發明得子細

河東侯氏曰朱公揆來見明道于汝歸謂人曰光庭在春風中坐了一箇月游楊初見伊川伊川瞑目而坐二子

侍立既覺顧謂曰賢輩尚在此乎今既晚且休矣及出門門外之雪深一尺

五峯胡氏曰能攻人實病者至難也能受人實攻者爲尤難人能攻我實病我能受人實攻朋友之義其庶幾乎不然其不相蹈而爲小人者幾希矣

延平李氏曰某聞之天下有三本焉父生之師教之君治之闕其一則本不立古之聖賢莫不有師其肄業之勤惰涉道之淺深求益之先後若存若亡其詳不可得而考惟洙泗之間七十二弟子之徒議論問答具在方册有足稽焉是得夫子而益明也孟子之後道失所傳枝

分派別自立門戶天下真儒不復見於世其聚徒成群所以相傳授者句讀文義而已耳謂之熄焉可也夫巫醫樂師百工之人其術淺其能小猶且莫不有師儒者之道可以善一身可以理天下可以配神明而參造化一失其傳而無所師可不爲之大哀邪○大率今人與古人學殊不同如孔子弟子群居終日相切磋又有夫子爲之依歸日用間相觀感而化者甚多恐於融釋而脫落處非言說可及也不然子貢何以謂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邪

朱子曰夫道雖若大路然非上智生知之資亦豈能不藉

師友而獨得之哉要當有以發其端倪然後有餘師者可得而求耳○朋友之交責善所以盡吾誠取善所以益吾得非以相爲賜也然各盡其道而無所苟焉則麗澤之益自有不能已者○問人倫不及師曰師與朋友同類而勢分等於君父唯其所在則致死焉或云如在君旁則爲君死在父旁則爲父死曰也是如此如在君雖父有罪不能爲父死又曰人倫不及師者朋友多而師少以其多者言之問服中不及師何也曰正是難處若論其服則當與君父等故禮謂若喪父而無服又曰平居則經

東萊呂氏曰歐陽脩有云古之學者必嚴其師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篤敬篤敬然後能自守能自守然後果於用果於用然後不畏而不遷三代之衰學校廢至兩漢師道尚存故其學者各守其經以自用是以漢之政理文章與其當時之事後時莫及者其所從來深矣後世師法漸壞而今世無師學者不尊嚴故自輕其道輕之則不能至不至則不能篤信信不篤則不能知所守守不固則有所畏而物可移是故學者惟俯仰徇時以希祿利爲急至於忘本趨末流而不返夫以不信不固之心守不至之學雖欲果於自用莫知其所以用之之道又况有祿利之誘刑禍之懼以遷之哉

象山陸氏曰人生而不知學學而不求師其可乎哉秦漢以來學絕道喪世不復有師以至于唐曰師曰弟子云者反以爲笑韓退之柳子厚猶爲之屢嘆惟本朝理學遠過漢唐始復有師道雖然學者不求師與求而不能虛心不能退聽此固學者之罪學者知求師矣能退聽矣所以導之者乃非其道此則師之罪也○吾嘗謂楊子雲韓退之雖未知道而識度非常人所及其言時有所到而不可易者楊子雲謂務學不如務求師師者人之模範也模不模範不範爲不少矣韓退之謂古之學

者必有師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孰能無惑惑而不求師其爲惑也終不解矣近世諸儒反不及此然後知二公之識不易及也吾亦謂論學不如論師得師而不能虛心委已則又不可以罪師○天下若無著實師友不是各執己見便是恣情縱欲○道廣大學之無窮古人親師求友之心亦無有窮已以夫子之聖猶曰學不厭況在常人其求師友之心豈可不汲汲也然師友會聚不可必得有如未得會聚則隨己知識隨己力量親書冊就事物豈皆蒙然懵然畧無毫髮開明處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行其所知則光大非欺人也

勉齋黃氏曰斯道之顯晦係於人物之盛衰蓋義理以講習而明德性以相觀而善孳然獨立而無與爲侶則學問廢而識見淺繩約弛而怠慢生古之人所以重朋來之樂者豈不以此歟

雙峯饒氏曰師道立則天下之不善者皆可變而爲善天下之不中者皆可化而爲中而善人豈不衆哉善人衆則國家之用隨取隨足上焉可以格君心中焉可以立政事下焉可以移風俗而朝廷豈有不正天下豈有不治者哉若昔唐虞五典之敷掌之於契寬栗直溫之教

典之於變至于成周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而教之
中和者亦惟擇有道有德者主之皆所以立師道也是
以天下後世稱人才之盛美治功之盛者必曰唐虞成
周及周之衰則學校之政不脩而師道闕矣於是洙泗
之間有吾夫子者出而任其責焉一時及門之士如顏
曾冉閔之流固已如時雨之化矣故其德行政事言語
文學莫不卓然皆有可稱使夫子而得時行道引其類
而進之則唐虞成周之治有不難致者夫子既沒而得
其道者或以傳授於來嗣或以文教於諸侯隨其大小
亦皆於世道有所補焉後世師道不立學者無復講明

道義磨礪氣質之益矣至本朝安定胡公首倡體用之
學以淑其徒使學者明於經義講於時務篤於踐履而
不爲口耳之習故一時賢士大夫多出其門而散在四
方者亦皆循循雅飭師道之立蓋昉乎此是後周子復
得孔孟不傳之道於遺經建圖屬書以覺來學而程子
兄弟實紹其傳於是益推古者大學教人之法以淑諸
人以傳諸後而我文公先生又從而光大之淵源所漸
徧及海內有志之士探討服行而推其所得以正主庇
民者不絕于時能使大義既乖而復正公道久屈而復
伸者皆夫人之力也師道之立於是爲盛

魯齋許氏曰凡取文必須趨向正當切磋琢磨有益於己者若乃邪僻卑汙與夫柔佞不情相誘爲非者謹勿近之○凡在朋儕中切戒自滿惟虛故能受滿則無所容人不我告則止於此爾不能日益也故一人之見不足以兼十人我能取之十人是兼十人之能矣取之不已至於百人千人則在我者可量也哉○凡求益之道在於能受盡言或議論經旨有見不到或撰文字有所未工以至凡在己者或有未善人能爲我盡言之我則致恭盡禮虛心而納之果有可從則終身服膺而不失其或不可從則退而自省也 性理大全書卷之五十二

性理大全書卷之五十三

學十一

讀書法一

程子曰讀書將以窮理將以致用也今或滯心於章句之末則無所用也此學者之大患○凡觀書不可以相類泥其義不爾則字字相梗當觀其文勢上下之意如充實之謂美與詩之美不同○嘗觀讀書有令人喜時有令人手舞足蹈時或問莫是古人之意與先生之意相合後如此否曰是也○論語孟子只剩讀著便自意足學者須是玩味若以語言解著便意不足○問世有以

讀書爲文爲藝者曰爲文謂之藝猶之可也讀書謂之
藝則求諸書者淺矣

張子曰觀書必總其言而求作者之意○讀書少則無由
考校得義精蓋書以維持此心一時放下則一時德性
有懈讀書則此心常在不讀書則終看義理不見書須
成誦精思多在夜中或靜坐得之不記則思不起但通
貫得大原後書亦易記所以觀書者釋己之疑明己之
未達每見每加新益則學進矣於不疑處有疑方是進
上蔡謝氏曰學者先學文鮮有能至道至如博觀泛覽亦
自爲害故明道先生教余嘗曰賢讀書慎不要尋行數

墨

龜山楊氏語羅仲素曰某嘗有數句教學者讀書之法云
以身體之以心驗之從容默會於幽閒靜一之中超然
自得於書言象意之表此蓋其所自爲者如此

和靖尹氏曰呂獻可嘗言讀書不須多讀得一字行取一
字伊川亦嘗言讀得一尺不如行得一寸行得便是會
讀書二公之意正同○讀書須是看聖人用心處自家
臨事時一一要使

延平李氏曰讀書者知其所言莫非吾事而即吾身以求
之則凡聖賢所至而吾所未至者皆可勉而進矣若直

以文字求之說其詞義以資誦說其不爲玩物喪志者
幾希

朱子曰讀書須是虛心切已虛心方能得聖賢意切已則
聖賢之言不爲虛說○讀書須且虛心靜慮依傍文義
推尋句脉看定此句指意是說何事略用今人言語襯
貼替換一兩字說得古人意思出來先教自家心裏分
明歷落如與古人對面說話彼此對答無一言一字不
相肯可此外都無閒雜說話方是得箇入處○讀書先
要虛心平氣熟讀精思令一字一句皆有下落諸家注
解一一通貫然後可以較其是非以求聖賢立言之本

意雖已得之亦且更如此反復玩味令其義理浹洽於
中淪肌浹髓然後乃可言學耳○觀書但當虛心平氣
以徐觀義理之所在如其可取雖世俗庸人之言有所
不廢如有可疑雖或傳以爲聖賢之言亦須更加審擇
自然意味平和道理明白腳踏實地動有據依無籠罩
自欺之患矣○讀書須是優游玩味徐觀聖賢立言本
意所向如何然後隨其遠近淺深輕重緩急而爲之說
如孟子所謂以意逆志者庶乎可以得之若便以吾先
入之說橫於胷次而驅率聖賢之言以從己意設使義
理可通已涉私意穿鑿而不免於郢書燕說之誚况又

義理窒礙亦有所不可行者乎 嘗見人云大凡不公
底人讀書不得今看來是如此如解說聖經一向都不
有自家身已全然虚心只把他道理自看其是非恁地
看文字猶更自有牽於舊習失點檢處全然把一己私
意去看聖賢之書如何看得出 讀書有箇法只是刷
刮淨了那心後去看若不曉得又且放下待他意思好
時又將來看而今却說要虚心心如何解虛得而今正
要將心在那上面 讀書湏是要身心都入在這一段
裏面更不問外面有何事方見得一段道理出如博學
而篤志切問而近思如何却說箇仁在其中蓋自家能

常常存得此心莫教走作則理自然在其中今人却一
邊去看文字一邊去思量外事只是枉費了工夫不如
放下了文字待打疊教意思靜了却去看○觀書當平
心以觀之不可穿鑿看從分明處不可尋從隱僻處去
聖賢之言多是與人說話若是峴崎却教當時人如何
曉 聖賢立言本自平易而平易之中其旨無窮今必
推之使高鑿之使深是未必真能高深而固已離其本
指喪其平易無窮之味矣○問方讀書時覺得無靜底
工夫須有讀書之時有靜虛之時曰某舊見李先生嘗
教令靜坐後來看得不然只是一箇敬字好方無事時

敬於自持及應事時敬於應事讀書時敬於讀書便自然該貫動靜心無時不存○初學於敬不能無間斷只是纔覺間斷便提起此心只是覺處便是接續某要得人只就讀書上體認義理日間常讀書則此心不走作或只去事物中求則此心易得汨沒知得如此便就讀書體認義理便可喚轉來○本心陷溺之久義理浸灌未透且宜讀書窮理常不間斷則物欲之心自不能勝而本心之義理自安且固矣○學者觀書多走作者亦恐是根本上工夫未齊整只是以紛擾雜亂心去看不會以湛然疑定心去看不若先涵養本原且將已熟

底義理玩味待其泆洽然後去看書便自知只是如此老蘇自述其學爲文處有云取古人之文而讀之始覺其出言用意與己大異及其久也讀之益精曾中豁然以明若人之言固當然者此是他於學文上工夫有見處可取以喻今日讀書其工夫亦合如此又曰看得一兩段却且放心曾寬間不可貪多○放寬心以他說看他說以物觀物無以己觀物○張子云書所以維持此心一時放下則一時德性有懈也是說得維持字好蓋不讀書則此心便無用處今但見得些子便更不肯去窮究那許多道理陷溺其心於清虛曠蕩之地却都不

知豈可如此○昔陳烈先生苦無記性一日讀孟子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忽悟曰我心不曾收得如何記得書遂閉門靜坐不讀書有餘日以收放心却去讀書遂一覽無遺○讀書固收心之一助然今只讀書時收得心而不讀書時便爲事所奪則是心之存也常少而其放也常多矣且胡爲而不移此讀書工夫向不讀書處用力使動靜兩得而此心無時不存乎○學問就自家已上切要處理會方是那讀書底已是第二義自家身上道理都具不會外面添得來然聖人教人須要讀這書時蓋爲自家雖有這道理須是經歷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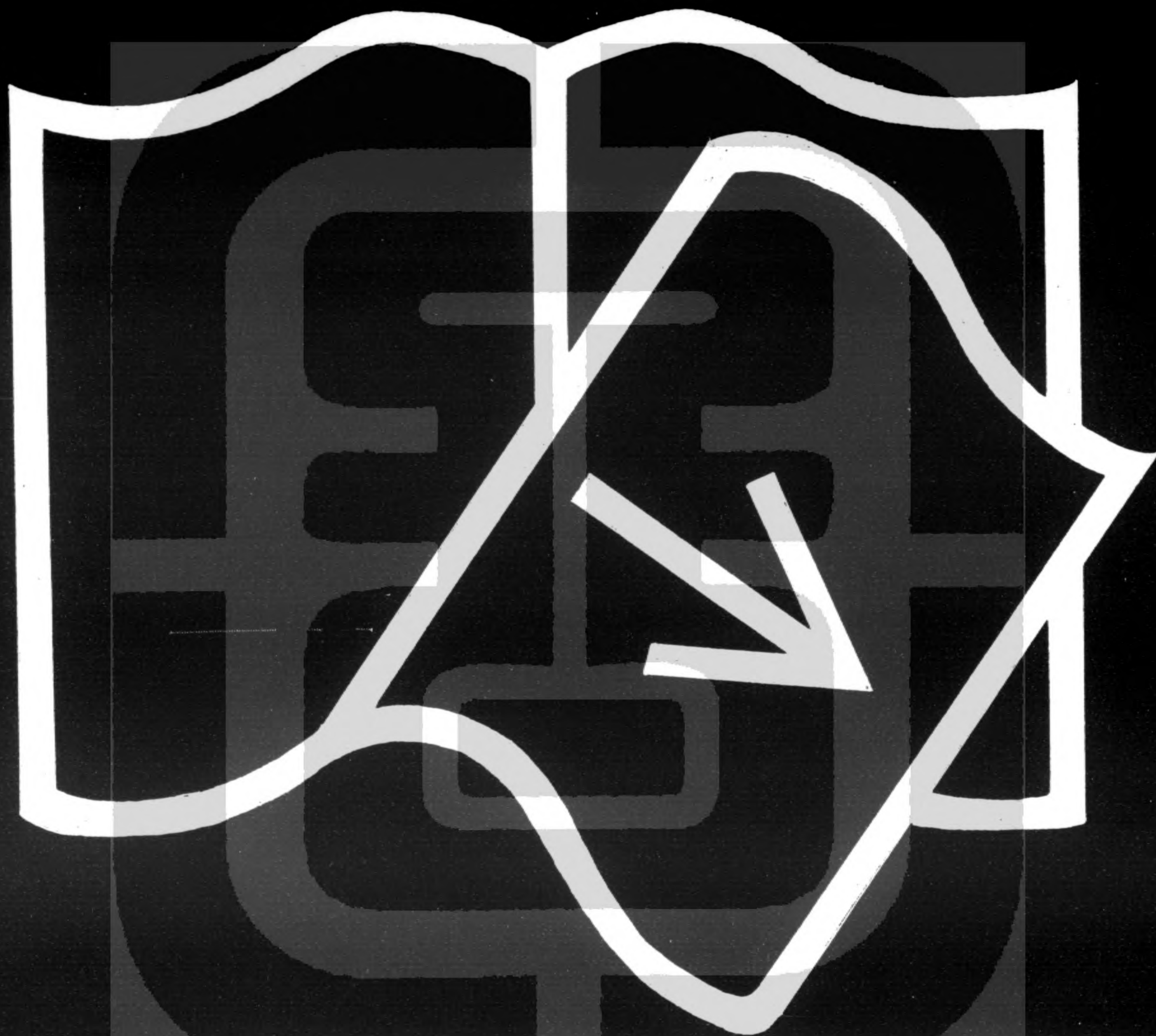
方得聖人說底是他會經歷過來○讀書以觀聖賢之意因聖賢之意以觀自然之理○人之爲學固是欲得之於心體之於身但不讀書則不知心之所得者何事○讀書窮理當體之於身凡平日所講貫窮究者不知逐日常見得在心目間否不然則隨文逐義趕趨期限不見悅處恐終無益○讀書不可只專就紙上求義理須反來就自家身上推究秦漢以後無人說到此亦只是一向去書冊上求不就自家身上理會自家見未到聖人先說在那裏自家只借他言語來就身上推究始得如說仁義禮智會認得自家如何是仁自家如何是

義如何是禮如何是智須是著己體認方得如讀學而時習之自家會如何學自家會如何習不亦說乎會見得如何是說須恁地認始得若只逐段解過去解得了便休也不濟事○讀聖人書當反身而求亦須是講學不講學遇事便有崢岬不自安處講學明則坦坦地行將去此道理無出聖人之言但當熟讀深思且如人看生文字與熟文字自是兩般既熟時他人說底便是我底讀其他書不如讀論語最要蓋其中無所不有若只躬行而不講學只是箇鶻突底好人○問平日讀書時似亦有所見既釋書則別是一般又每若思慮紛擾雖

持敬亦未免弛慢不知病根安在曰此乃不求之於身而專求之於書固應如此古人曰爲人由己而由人乎哉凡吾身日用之間無非道書則所以接湊此心耳故必先求之於身而後求之於書則讀書方有味○大凡讀書且要讀不可只管思口中讀則心中間而義理自出某之始學亦如是爾更無別法○或問讀書未知統要曰統要如何便會知得近來學者有一種則舍去冊子却欲於一言半句上便要見道理又有一種則一向汎濫不知歸著處此皆非知學者須要熟看熟思久久之間自然見箇道理四停八當而所謂統要者自在其

中矣○書只貴讀讀多自能曉今只思量得寫在紙上
底也不濟事終非我有只貴乎讀這箇不知如何自然
心與氣合舒暢發越自是記得牢縱饒熟看過心裏思
量過也不如讀讀來讀去少間曉不得底自然曉得已
曉得者越有滋味若是讀不熟都沒這般滋味而今未
說讀得注且只讀熟正經行住坐臥心常在此自然曉
得嘗思之讀便是學夫子說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
則殆學便是讀讀了又思思了又讀自然有意若讀而
不思又不知其意味思而不讀縱使曉得終是眊眊不
安一似倩得人來守屋相似不是自家人終不屬自家

使喚若讀得熟而又思得精自然心與理一永遠不忘
某舊苦記文字不得後來只是讀今之記得者皆讀之
功也老蘇只取孟子論語韓子與諸聖人之書安坐而
讀之者七八年後來做出許多文字如此好他資質固
不可及然亦須著如此讀只是他讀時便只要摸寫他
言語做文章若移此心與這樣資質去講究義理却裏
得來是知書只貴讀別無方法○讀書須是成誦方精
熟今所以記不得說不去心下若存若亡皆是不精不
熟之患若曉得義理又皆記得固是好若曉文義不得
只背得少間不知不覺自然相觸發曉得這義理蓋這



缺 P8

一段文義橫在心下自是放不得必曉而後已若曉不
得又記不得更不消讀書矣橫渠云讀書須是成誦今
人所以不如古人處只爭這些子古人記得故曉得今
人鹵莽記不得故曉不得緊要處慢處皆須成誦自然
曉得也○韓退之謂沈潛乎訓義反復乎句讀須有沈
潛反復之功方得所謂審問之須是表裏內外無一豪
之不盡方謂之審恁地竭盡心力猶有見未到處却不
奈何如今人不曾竭盡心力只見得三兩分了便草草
揭過少間只是鶻突無理會枉著日月依舊似不曾讀
相似只如退之老蘇作文章本自沒要緊事然他大段

用功少間方會漸漸掃去那許多鄙俗底言語換了箇
心曾說這許多言語出來如今讀書須是加沉潛之功
將義理去澆灌曾腹漸漸盪滌去那許多淺近鄙陋之
見方會見識高明因說如今讀書多是不曾理會得一
處通透了少間却多牽引前面疑難來說此最學者大
病○講論一篇書須是理會得透把這一篇書與自家
衮作一片方是去了本子時許多節目次第都歷歷落
落在心中皆說得去方好○爲學雖是立志然書亦不
可不讀須將經傳本文熟復若專一靜坐如浮屠氏塊
然獨處更無酬酢然後爲得吾徒之學正不如此遇無

事則靜坐有書則讀書以至接物處事常教此心光瞻
瞻地便是存心豈可凡百放下祇是靜坐○古人讀書
與今人異如孔門學者於聖人纔問仁問知終身事業
已在此今人讀書仁義禮智總識而却無落泊處此不
熟之故也昔五峯於京師問龜山讀書法龜山云先讀
論語五峯問論語二十篇以何為緊要龜山曰事事緊
要看此可見○讀書工夫莫草略近日學者多緣草略
過了故下梢頭儼無去處一齊棄了大凡看書粗則心
粗看書細則心細若妍窮不熟得些義理以為是亦得
以為非亦得須是見得差之毫釐繆以千里方可○聖

人千言萬語只是說箇當然之理恐人不曉又筆之於
書自書契以來二典三謨伊尹武王箕子周公孔孟都
只是如此可謂盡矣只就文字間求之句句皆是做得
一分便是一分工夫非茫然不可測也但患人不子細
求索之耳須要思量聖人之言是說箇甚麼要將何用
若只讀過便休又何必讀○問讀書之法如今看來聖
賢言行本無相違其間所以有可疑者只是不逐處研
究得通透所以見得牴牾若真箇逐處逐節逐段見得
精切少間却自到貫通地位曰固是如今若苟簡看過
只一處便自未曾理會得了却要別生疑義徒勞無益

○讀書須是子細逐句逐字要見去著若用工麤鹵不務精思只道無可疑處非無可疑理會未到不知有疑爾○觀書須靜著心寬著意思沉潛反覆將久自會曉得去○聖賢之言須嘗將來眼頭過口頭轉心頭運○讀書之法先要熟讀須是正看背看左看看右看得是了未可便說道是更須反覆玩味○讀書當擇先儒舊說之當於理者反覆玩味朝夕涵泳便與本經正言之要通貫泱洽於胸中然後有益不必段段立說徒爲觀美而實未必深有得於心也講學正要反覆研窮方見義理歸宿處不可只略說過便休也○讀書玩味其意

理會未得處且記著時時拈起看久之雖有得力處○爲學讀書須是耐煩細意去理會切不可麤心若曰何必讀書自有箇捷徑法便是悞人底深坑也未見道理時恰如數重物色包裹在裏許無緣可以便見得須是今日去了一重又見得一重明日又去了一重又見得一重去盡皮方見肉去盡肉方見骨去盡骨方見髓使麤心大氣不得○聖人言語一重又一重須入深去看若只要皮膚便有差錯須深沉方有得○讀書理會一件了又一件不止是讀書如遇一件事且就這事上思量合當如何做處得來當方理會別一件書不可只就

皮膚上看事亦不可只就皮膚上理會天下無書不是合讀底無事不是合做底若一箇書不讀這裏便關此一書之理一件事不做這裏便關此一事之理大而天地陰陽細而昆蟲草木皆當理會一物不理會這裏便關此一物之理○讀書是格物一事今且須逐段子細玩味反來覆去逐旋捱得多後却見頭頭道理都到這工夫須用行思坐想或將已曉得者再三思省却自有箇曉悟處出不容安排書之句法義理雖只是如此解說但一次看有一次見識所以某書一番看有一番改亦有已說定一番看一番見得穩當愈加分曉○或

問先生謂講論固不可無須是自去體認如何是體認曰體認是把那聽得底自去心裏重複思繹過伊川曰時復思繹淡洽於中則說矣某向來從師日間所聞說話夜間如溫書一般一一子細思量過纔有疑明日又問○學者當以聖賢之言反求諸身一一體察須是曉然無疑積日既久當自有見但恐用意不精或貪多務廣或得少爲足則無由明耳○讀書須要切己體驗不可只作文字看又不可助長○學者讀書須要斂身正坐緩視微吟虚心涵泳切己省察讀一句書須體察這一句我將來甚處用得觀書以己體驗固爲親切然亦

須遍觀衆理而合其歸趣乃佳若只換已見却恐於
事理有所不周欲徑急而反踈緩也○讀書須是以自
家之心體驗聖人之心少間體驗得熟自家之心便是
聖人之心某自二十時看道理便要看那裏面嘗看上
蔡語錄其初將紅筆抹出後又用青筆抹出又要黃筆
抹出三四番後又用墨筆抹出是要尋那精底看道理
須是漸漸向裏尋到那精英處方是○山谷與李幾仲
帖云大率學者喜博而常病不精汎濫百書不若精於
一也有餘力然後及諸書則涉獵諸篇亦得其精蓋以
我觀書則處處得益以書博我則釋卷而茫然某深喜

之以爲有補於學者○學者只知觀書都不知有四邊
方始有味○嘗看橫渠成誦之說最爲捷徑蓋未論看
得義理如何且是收得此心有歸著處不至走作然亦
須是專一精研使一書通透爛熟都無記不起處方可
別換一書乃爲有益若但輪流通念而覈之不精則亦
未免枉費工夫也須是都通透後又却如此溫習乃爲
佳耳○讀書須讀到不忍舍處方是見得真味若讀之
數過略曉其義即厭之欲別求書看則是於此一卷書
猶未得趣也蓋人心之靈天理所在用之則愈明只提
醒精神終日著意看得多少文字窮得多少義理徒爲

懶倦則精神自是憤憤只恁昏塞不通可惜舊見李先
生說理會文字須令一件融釋了後方更理會一件融
釋二字下得極好此亦伊川所謂今日格一件明日又
格一件格得多後自脫然有貫通處此亦是真曾經
歷來便說得如此分明今若一件未能融釋而又欲理
會一件則第二件又不了推之萬事事事不了何益○
讀書之法須是從頭至尾逐句玩味看上字時如不知
有下字看上句時如不知有後句看得都通透了又却
從頭看此一段令其首尾通貫然方其看此段時亦不知
有後段也如此漸進庶幾心與理會自然泆洽非惟會

得聖賢言語意脉不差且是自己分上身心義理日見
純熟若只如此匆匆檢閱一過便可隨意穿鑿排布硬
說則不唯錯會了經意於己分上亦有何干涉○讀書
之法當循序而有常致一而不憊從容乎句讀文義之
間而體驗乎操存踐履之實然後心靜理明漸見意味
不然則雖廣求博取日誦五車亦奚益於學哉故程子
曰善學者求言必自近易於近者非知言者也此言殊
有味○夫學非讀書之謂然不讀書又無以知爲學之
方故讀之者貴專而不貴博蓋唯專爲能知其意而得
其用徒博則又苦於雜亂淺略而無所得必也致精一

書優柔厭飲以求聖學工夫次第之實俟其心通意解
書冊之外別有實下工夫處然後更易而少進焉則得
尺得寸雖少而皆爲吾有矣○學者且將一件書讀聖
人之言即聖人之心聖人之心即天下之理且逐段看
令分曉一段分曉又看一段如此至一二十段亦未解
便見箇道理但如此心平氣定不東馳西騖則道理自
逐段分明去得自家心上一病便是一箇道理明也道
理固是自家本有但如今隔一隔了須逐旋揩磨呼喚
得歸然無一喚便見之理如金溪只要自得若自得底
是固善若自得底非却如何不若且虚心讀書切不可

自謂理會得了便理會得且只做理會不得方有長進
○學者理會文義只是要先理會難底遂至於易者亦
不能曉學記曰善問者如攻堅木先其易者後其節目
所謂攻瑕則堅者瑕攻堅則瑕者堅不知道理好處又
却多至平易處○觀書須從頭循序而進不以淺深難
易有所取舍自然意味詳密至於浹洽貫通則無緊要
處所下工夫亦不落空矣今人多是揀難底好底看非
惟聖賢之言不可如此間別且是只此心意便不定疊
縱然用心探索得到亦與自家這裏不相干突兀聳牙
無田地可安頓此病不可不知也○讀書且就那一段

本文意上看不必又生枝節看一段須反覆看來看去要十分爛熟方見意味方快活令人都不愛去看別段始得人多是向前趨去不會向後反覆只要去看明日未讀底不會去紬繹前日已讀底須玩味反復始得力深便見意味長意味長便受用牢固亦不可信口依希略綽說過須是心曉○讀書不可貪多常使自家力量有餘萬正淳云欲將諸書循環看曰不可如此須看得一書徹了方再看一書若雜然並進却反爲所困如射弓有五斗力且用四斗弓便可拽滿已力欺得他過今學者不忖自己力量去觀書恐自家照管他不過○

讀書只恁逐段子細看積累去則一生讀多少書若務貪多則反不會讀得須是緊著工夫不可悠悠又不須忙只常抖擻得此心醒則看愈有力○讀書小作課程大施功力如會讀得二百字只讀得一百字却於百字中猛施工夫理會子細讀誦教熟如此不會記性人自記得無識性人亦理會得若泛泛然念多只是皆無益耳○書宜少看要極熟小兒讀書記得大人多記不得者只爲小兒心專一日授一百字則只是一百字二百字則只是二百字大人一日或看百板不恁精專人多看一分之十今宜看十分之一寬著期限緊著課程○

今人讀書看未到這裏心已在後面纔看到這裏便欲舍去了如此只是不求自家曉解須是徘徊顧戀如不欲去方會認得○讀書須是徧布周滿某嘗以爲寧詳毋略寧下毋高寧拙毋巧寧近毋遠○書雖是古人書今日讀之所以蓄自家之德却不是欲這邊讀得些子便搬出做那邊用○讀書將以求道不然讀作何用今人不去這上理會道理皆以涉獵該博爲能所以有道學俗學之別○學者讀書須是於無味處當致思焉至於羣疑並興寢食俱廢乃能驟進因歎驟進二字最下得好須是如此若進得些子或進或退若存若亡不濟

事如用兵相殺爭得些兒小可一二十里地也不濟事須大殺一番方是善勝爲學之要亦是如此○讀書須見得有曉不得處方是長進又更就此闕其所疑而反復其餘則庶幾得聖人之意識事理之真而其不可曉者不足爲病矣○某向時與朋友說讀書也教他去思索求所疑近方見得讀書只是且恁地虛心就上面熟讀久之自有所得亦自有疑處蓋熟讀後自有窒礙不通處是自然有疑方好教量今若先去尋箇疑便不得這般也有時候舊日看論語合下便有疑蓋自有一樣事被諸先生說成數樣所以便著疑今却有集注了且

可傍本看教心熟少間或有說不通處自見得疑只是
今未可先去疑著又曰讀書無疑者須教有疑有疑者
却要無疑到這裏方是長進○讀書若有所見未必便
是不可便執著且放在一邊益更讀書以來新見若執
著一見則此心便被此見遮蔽了譬如一片淨潔田地
若上面纔安一物便須有遮蔽了處聖人七通八達事
事說到極致處學者須是多讀書使互相發明事事窮
到極致處所謂本諸身徵諸庶民考諸三王而不繆建
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
惑直到這箇田地方是語云執德不弘易云寬以居之

聖人多說箇廣大寬弘之意學者要湏體之○讀書之
法無他唯是篤志虛心反復詳玩爲有功耳近見學者
多是卒然穿鑿便爲定論或即信所傳聞不復稽考所
以日誦聖賢之書而不識聖賢之意其所誦說只是據
自家見識杜撰成耳如此豈復能有長進前輩蓋有親
見有道而其所論終不免背馳處者想亦正坐此耳○
近日讀書人少也緣科舉時文之弊也纔把書來讀便
先立箇意思要討新奇都不理會他本意著實纔討得
新奇便準擬作時文使下梢弄得熟只是這箇將來使
雖是朝廷甚麼大典禮也胡亂信手捻合出來使不知

一撞百碎○某嘗謂爲學老少不同年少精力有餘須用無書不讀無不究竟其義若年齒向晚却須擇要用功讀一書便覺後來難得工夫再去理會須沉潛玩索究極至處可也蓋天下義理只有一箇是與非而已是便是是非便是非既有著落雖不再讀自然道理決洽省記不忘譬如飲食從容咀嚼其味必長大嚼大咽終不知味也○精神長者博取之所得多精神短者但以詞義簡易者涵養中年以後之人讀書不要多只少少玩索自見道理○溫公答一學者書說爲學之法舉荀子四句云誦數以貫之思索以通之爲其人以處之除

其害以持養之荀子此說亦好誦數云者想是古人誦書亦記遍數貫字訓熟如習貫如自然又訓通誦得熟方能通曉若誦不熟亦無可得思索○讀書不可不先立程限政如農功如農之有畔爲學亦然今之始學者不知此理初時甚銳漸漸懶去終至都不理會了此只是當初不立程限之故○問嘗聞先生爲學者言讀書須有箇悅處方進又嘗自言某雖如此屢覺有所悅因請曰此先生進德日新工夫不知學者如何到得悅處曰亦只是時習時習故悅○讀書之道用力愈多收功愈速先難而後獲先事而後得皆是此理○讀書看義

理須是曾次放開磊落明決恁地去第一不可先責效
纔責效便有憂愁底意只管如此曾中便結聚一餅子
不散今且放置閑事不要閑思量只專心去玩味義理
便會心精心精便會熟○人言讀書當從容玩味此乃
自怠之一說若是讀此書未曉道理雖不可急迫亦不
放下猶可也若徜徉終日謂之從容却無做工夫處譬
之煎藥須是以大火煮滾然後以慢火養之却不妨○
讀書不可有欲了底心纔有此心便心只在背後白紙
處了無益○讀書須是看著他那縫罅處方尋得道理
透徹若不見得縫罅無由入得看見縫罅時脈絡自開

讀書閑暇且靜坐教他心平氣定見得道理漸次分
曉這箇却是一身總會處且如看大學在明明德一句
須常常提醒在這裏他日長進亦只在這裏人只是一
箇心做本須存得在這裏識得他條理脈絡自有貫通
處○讀書須是有精力揚至之曰亦須是聰明日雖是
聰明亦雖是靜方運得精神昔見延平說羅先生解春
秋也淺不似胡文定後來隨人入廣在羅浮山住三兩
年去那裏心靜須看得較透某初疑解春秋平心靜甚
事後來方曉蓋靜則心虛道理方看得出○看書與日
用工夫皆要放開心曾令其平易廣濶方可徐徐旋看

道理浸灌培養切忌合下便立己意把捉得大緊了即氣
象急迫田地墜隘無處著工夫也○凡讀書處事當煩
亂疑惑之際正當虛心博采以求至當或未有得亦當
且以闕疑闕殆之意處之若遽以己所粗通之一說而
盡廢己所未究之衆論則非惟所處之得失或未可知
而此心之量亦不宏矣○讀書且當隨文熟看俟其詞
旨曉析貫通然後自有發明未可遽捨本文別立義論
徒長虛見無益於實也○讀書先且虛心考其文詞指
意所歸然後可以要其義理之所在近見學者多是先
立己見不問經文向背之勢而橫以義理加之其說雖

不替理然非經文本意也如此則但據己見自爲一書
亦可何必讀古聖賢之書哉所以讀書政恐吾之所見
未必是而求正於彼耳惟其闕文斷簡名器物色有不
可考者則無可柰何其他在義理中可推而得者切須
字字句句反復消詳不可草草說過也○今人觀書先
自立了意後方觀盡率古人言語入做自家意思中來
如此只是推廣得自家意思如何見得古人意思須是
虛此心將古人言語放前面看他意思倒殺向何處去
如此玩心方可得古人意有長進處且如孟子說詩要
以意逆志是爲得之逆者等待之謂也如前途等待一

人未來時且須耐心等待將來自有來時候他未來其
心急切又要進前尋求却不是以意逆志是以意捉志
也如此只是牽率古人言語入做自家意中來終無進
益○讀書理會道理只是將勤苦睚將去不解得不成
文王猶勤而况寡德乎今世上有一般議論成就後生
懶惰如云不敢輕議前輩不敢妄立論之類皆中怠惰
者之意前輩固不敢妄議然論其行事之是非何害固
不可鑿空立論然讀書有疑有所見自不容不立論其
不立論者只是讀書不到疑處耳將諸家說相比並以
求其是便自有合辨處○學者觀書病在只要向前不

肯退步看愈向前愈看得不分曉不若退步却看得審
大槩病在執著不肯放下正如聽訟心先有主張乙底
意思便只尋甲底不是先有主張甲底意思便只見乙
底不是不若姑置甲乙之說徐徐觀之方能辨其曲直
橫渠云濯去舊見以來新意此說甚當若不濯去舊見
何處得新意來今學者有二種病一是主私意一是舊
有先入之說雖欲擺脫亦被他自來相尋○讀書須是
知貫通處東邊西邊都觸著這關捩子方得而今說已
前不會做得又怕遲晚又怕做不及又怕那箇難又怕
性格遲鈍又怕記不起都是閑說只認下著頭去做莫

問遲速少間自有至處既是已前不會做得今使用工夫去補填莫要瞻前顧後思東量西少間擔閣一生不知年歲之老○如今看一件書須是著力至誠去看一番將聖賢說底一句一字都理會過直要見聖賢語脉所在這一句一字是如何道理及看聖賢因何如此說直是用力理會教分曉然後將來玩味方盡見得意思出來若是泛濫看過今次又見是好明次又見是好終是無工夫不得力○東坡教人讀書小簡某取以示學者曰讀書要當如是東坡與王即書云少年為學者每書皆作數次讀之當如入海百貨皆有人之精力不能兼收盡取但得其所欲求者兩故願學者每次作一意求之如欲求古今興亡治亂聖

賢作用且只作此意求之勿生餘念又別作一次求事迹文物之類亦如之他皆放此若學成八面受敵與涉獵者不可同日而語○問伊川說讀書當觀聖人所以作經之意

與聖人所以用心一條曰此條程先生說讀書最為親切今人不會讀書是如何只緣不會求聖人之意纔拈得些不便把己意硬入放裏面胡說亂說故教他就聖人意上求看如何○講習孔孟書孔孟往矣口不能言須以此心比孔孟之心將孔孟心作自己心要須自家說時孔孟點頭道是方得不可謂孔孟不會說話一向任已見說將去○今人所以讀書苟簡者緣書皆有印本多了如古人皆用竹簡除非大段有力底人方做得

性理大全書卷之五十三
若一介之士如何置所以後漢吳恢欲殺青以寫漢書
其子吳祐諫曰此書若成則載之兼兩昔馬援以薏苡
興謗王陽以衣囊微名正此謂也如黃霸在獄中從夏
侯勝受書凡再踰冬而後傳蓋古人無本除非首尾熟
背得方得至於講誦者也是都背得然後從師受學如
東坡作李氏山房藏書記那時書猶自難得晁以道嘗
欲得公穀傳遍求無之後得一本方傳寫得今人連寫
也自厭煩了所以讀書苟簡○讀書便是做事凡做事
有是有非有得有失善處事者不過称量其輕重耳讀
書而講究其義理判別其是非臨事即此理○學得此

事了不可自以爲了恐怠意生如讀得此書須終身記
之○讀書推類及求固不害爲切已但却又添了一重
事不若且依文看逐處各自見箇道理久之自然貫通
不須如此費力也

性理大全書卷之五十四

學十二

讀書法二

朱子曰讀書先讀大學以定其規模次讀論語以立其根
本次讀孟子以觀其發越次讀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
處大學一篇有等級次第總作一處易曉宜先看論語
却實但言語散見初看亦難孟子有感激興發人心處
中庸亦難讀看三書後方宜讀之又曰中庸工夫密規
模大讀書且從易曉易解處去讀四書道理聚然人只
是不去看若理會得此四書何書不可讀何理不可究

何事不可處○學者於庸學論孟四書果然下工夫句
句字字涵泳切已看得透徹一生受用不盡只怕人不
下工夫雖多讀古人書無益書只是明道理却要人做出
書中所說聖賢工夫來若果看此數書他書可一見
而決矣○大學一篇乃入德之門戶學者當先講習知
得爲學次第規模乃可讀語孟中庸先見義理根原體
用之大略然後徐攷諸經以極其趣庶幾有得蓋諸經
制條不同工夫浩博若不先讀大學論孟中庸令胸中
開明自有主宰未易可遽求也爲學之初尤當深以貪
多躡善好高尚異爲戒耳然此猶是知見邊事若但入

耳出口以資談說則亦何所用之既已知得便當謹守
力行乃爲學問之實耳○論孟中庸待大學通貫決泠
無可得看後方看乃佳道學不明元來不是上面欠却
工夫乃是下面元無根脚若信得及脚踏實地如此做
去良心自然不放踐履自然純熟非但讀書一事也○
問初學當讀何書曰六經語孟皆聖賢遺書皆當讀但
初學且須知緩急大學語孟最是聖賢爲人切要處然
語孟却是隨事答問難見要領唯大學是曾子述孔子
說古人爲學之大方門人又傳述以明其肯體統都具
玩味此書知得古人爲學所鄉讀語孟便易入後面工

夫雖多而大體已立矣○爲學須是先立大本其初甚約中間一節甚廣大到末梢又約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故必先觀論孟大學中庸以考聖賢之意讀史以考存亡治亂之迹讀諸子百家以見其駁雜之病其節目自有次序不可踰越近日學者多喜從約而不於博求之不知不求於博何以考驗其約○論孟中庸大學乃學問根本尤當專一致思以求其指意之所在今乃或此或彼泛然讀之此則尤非所以審思明辨而究聖學之淵源也此四書者當以序進每畢一書首尾通貫意味浹洽然後又易一書乃能有益其餘

亦損其半然後可以研味從容探探其立言之旨而無迫切泛濫之累矣○某嘗說讀書之序須是且著力去看大學又著力去看論語又著力去看孟子看得三書了這中庸半截都了不用問人只略略恁看過不可掉了易底却先去攻那難底中庸多說無形影如鬼神如天地參等類說得高說下學處少說上達處多若且理會文義則可笑○程氏教人以論孟大學中庸爲本學者須於此數書熟讀詳味有會心處方自見得如其未然讀之不厭熟講之不厭煩非如指理爲障而兀然坐守無義之語以俟其僥倖而一得也○看孟子與論語

不同論語要冷看孟子要熟讀論語逐文意各是一義
故用子細靜觀孟子成大段首尾通貫熟讀文義自
見不可逐一句一字上理會也○講學莫先於語孟而
讀論孟者又須逐章熟讀切已深思不通然後考諸先
儒之說以發明之如二程先生說得親切處直須看得
爛熟與經文一般成誦在心乃可加省察之功蓋與講
學互相發明但日用應接思慮隱微之間每每加察其
善端之發慊於吾心而合於聖賢之言則勉勵而力行
之其邪志之萌愧於吾心而戾於聖賢之訓則果決而
速去之夫抵見善必爲聞惡必去不使有頃刻悠悠意

態則爲學之本立矣異時漸有餘力然後以次漸讀諸
書旁通當世之務蓋亦未晚○或問讀書之法其用力
也奈何曰循序而漸進熟讀而精思可也曰然則敢問
循序漸進之說曰以論孟二書言之則先論而後孟通
一書而後及一書以一書言之其篇章文句首尾次第
亦各有序而不可亂也量力所至約其程課而謹守之
字求其訓句索其旨未得乎前則不敢求其後未通乎
此則不敢志乎彼如是循序而漸進焉則意定理明而
無踈易凌躐之患矣不惟讀書之法是乃操心之要尤
學者不可不知曰其熟讀精思者何耶曰論語一章不

過數句易以成誦成誦之後反復玩味於燕閒靜一之中以須其決洽可也孟子每章或千百言反復論辨雖若不可涯者然其條理踈通語意明潔徐讀而以意隨之出入往來以十百數則其不可涯者將可以得於指掌間矣大抵觀書先須熟讀使其言皆若出於吾之口繼以精思使其意皆若出於吾之心然後可以有得至於文義有疑衆說分錯則亦虚心靜慮勿遽取舍於其間先使一說自爲一說而隨其意之所之以驗其通塞則其尤無義理者不待觀於他說而先自屈矣復以衆說互相詰難而未其理之所安以考其是非則似是而非者亦將奪於公論而無以立矣大抵徐行却立處靜觀動如攻堅木先其易者而後其節目如解亂繩有所不通則姑置而徐理之此讀書之法也○爲學之序爲已而後可以及人達理然後可以制事故程夫子教人先讀論孟次及諸經然後看史其序不可亂也若恐其徒務空言但當就論孟經書中教以躬行之意無不相遠至於左氏奏䟽之言則皆時事利害而非學者切身之急務也○凡讀書須看上下文意是如何不可泥著一字如揚子於仁也柔於義也剛到易中又將剛來配仁柔來配義如論語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到中庸

生埋人三書卷之四

又謂成己仁也成物智也此等須是各隨本文意看便
自不相礙○凡看文字少看熟讀一也不要鑽研立說
但要反復體驗二也埋頭理會不要求效三也三者學
者所當守○看文字傷太快恐不子細須是理會得底
更須將來看此不厭熟熟後更看方始滋味出○看文
字須是如猛將用兵真是鏖戰一陣如酷吏治獄真是
推勘到底決是不恕他方得○大凡文字有未曉處須
下死工夫直要見得道理是自家底方佳○看文字當
如高舸大扁順風張帆一日千里方得如今只繞離小
港便著淺了濟甚事文字不通如此看○問看文字爲

衆說雜亂如何曰且要虛心逐一說看去看得一說却
又看一說看來看去是非長短皆自分明譬如人欲知
一箇人是好人是惡人且隨他去看隨來隨去見他言
語動作便自知他好惡○凡人看文字初看時心尚要
走作道理尚見得未定猶沒奈何到看得定時方入
規矩又只是在印板上面說相說相似都不活則受用
不得須是玩味反復到得熟後方始會活方始會動方
有得受用處若只恁生記去這道理便死了○看文字
若便以爲曉得則便住了須是曉得後更思量後面尚
有也無且如今有人把一篇文字來看也未解盡知得

他義况於義理前輩說得恁地雖是易曉但亦未解便
得其意須是看了又看只管看只管有○看文字有兩
般病有一等性鈍底人向來未曾看看得生卒急看不
出固是病又有一等敏銳底人多不肯子細易得有忽
略之意不可不戒○看文字須子細雖是舊曾看過重
溫亦須子細每日可看三兩段不是於那疑處看正須
於那無疑處看蓋工夫都在那上○看文字要急迫不
得有疑處且漸漸思量若一下便要理會得也無此理
○看文字須是退步看方可見得若一向近前迫看反
爲所遮蔽轉不見矣○看文字先有意見恐只是私意

謂如粗厲者觀書必以勇果強毅爲主柔善者觀書必
以慈祥寬厚爲主書中何所不有○看文字不可過於
疎亦不可過於密蓋太謹密則少間看道理從那窮處
去更揮不入不若且放下放開闔看○看文字須逐字
看得無去處譬如前後門塞定更去不得方始是○文
字大節目痛理會三五處後當迎刃而解學者所患在
於輕浮不沈著痛決○學者初看文字只見得箇渾淪
物事久久看作三兩片以至於十數片方是長進如庖
丁解牛目視無全牛是也○看文字且自用工夫先已
切至方可舉所疑與朋友講論假無朋友久之能自見

得蓋蓄積多者忽然爆開便自然通此所謂何天之衢
亨也蓋蓄極則通須是蓄之極則通○問看文字只就
本句固是見得古人本意然不推廣之則用處又易得
不相浹如何曰須是本句透熟方可推若本句不透熟
不惟推便錯於未推時已錯了○凡看文字諸家說異
同處最可觀某舊日看文字專看異同處如謝上蔡之
說如彼揚龜山之說如此何者爲得何者爲失所以爲
得者是如何所以爲失者是如何○看文字須大段著
精彩看算起精神豎起筋骨不要困如有刀劍在後一
般就一段中須要透擊其首則尾應擊其尾則首應方

始是不可按用子便在掩了用子便忘却○凡看文字
專看細密處而遺却緩急之間者固不可專看緩急之
間而遺却細密者亦不可今日之看所以爲他日之用
須思量所以看者何爲非只是空就言語上理會得多
而已也須是切已用功使將來自得之於心則視言語
誠如糟粕然今不可便視爲糟粕也但當自期向到彼
田地爾○看文字不可落於偏僻須是周而看得四通
八達無此窒礙方有進益某評語孟訓詁皆存學者觀
書不可只看緊要處閑慢處要都周而說求放心未
問其他只此便是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

矣博學而為志切問而近思方是讀書却說仁在其中
蓋此便是求放心也○看文字且依本句不要添字那
裏元有縫罅如合子相似自家只去扶開不是渾淪底
物硬去鑿亦不可先立說牽古人意來湊○看文字專
要看做裏面去如何裏面也更無去處不著得許多言
語這裏只主一無適敬以直內涵養去嘗謂文字寧是
看得淺不可太深寧是低看不可太高蓋淺近雖未能
到那切近處更就上面推尋却有見時節若太深遠更
無回頭時○凡看文字先須曉其文義然後可求其意
未有文義不曉而見意者也○某嘗說文字不難看只

是讀者心自峴崎了看不出若大著意思反復熟看那
正當道理自湧出來不要將那小意智私見識去間亂
他如此無緣看得出如千軍萬馬從這一條大路去行
伍紀律自是不亂若撥數千人從一小路去空攪亂了
正當底行陣無益於事○凡看文字須看古人下字意
思是如何且如前輩作文一篇中須看他用意在那裏
如杜子美詩云更覺良工用心苦一般人看畫只見得
是畫一般識底人看便見得他精神妙處知得他用心
苦也○看注解時不可遺了緊要字蓋解中有極散緩
者有緩急之間者有極緊要者某下一字時直是稱輕

等重方敢寫出○讀書須是將本文熟讀字字咀嚼教
有味若有理會不得處深思之又不得然後却將註脚
看方有意味如人飢而後食渴而後飲方有味不飢不
渴而強飲食之終無益也又曰其所集註論語至於訓
詁皆子細者蓋要人字字與某著意看字字思索到莫
要只作等閑看過了○凡人讀書若窮得到道理透處
心中也替他一本作快活若有疑慮須是參諸家解熟
看看得有差互時此一段終是不穩在心頭不要放過
○前輩解說恐後學難曉故集註盡撮其要已說盡了
不須更去註脚外又添一段說話只把這箇熟看自然

曉得莫枉費心去外面思量○看講解不可專徇他說
不求是非便道前賢言語皆的當如遺書中語豈無過
當失實處亦有說不及處又云初看時便先斷以己意
前聖之說皆不可入此正當今學者之病不可不知○
聖人言語本自明白不須解說只爲學者看不見所以
做出註解與學者省一半力若註解上更看不出却如
何看得聖人意出又曰凡看文字端坐熟讀久久於正
文邊自有細字註解道出來方是自家見得只於外面
捉摸箇影子說終不濟事○問明道說話曰最難看須
是輕輕地挨傍他描摸他意思方得若將來解解不得

須是看得道理大段熟方可看

東萊呂氏曰讀書有思索人往往不苟不曾讀書與曾讀書識理趣者觀其所爲便可見○凡讀書必務精熟若或記性遲鈍則多誦遍數自然熟精記得堅固若是遍數不多只務強記今日成誦來日便忘其與不曾讀誦何異○凡爲學之道必先至誠不誠未有能至焉者也何以見其誠居處齊莊志意凝定不妄言不苟笑開卷伏讀必起恭敬如對聖賢掩卷沉思必根義理以閑邪僻行之悠久習與性成便有聖賢前輩氣象○爲學之本莫先於讀書讀書之法須今日有課程句讀有未曉

大義有未通不惜與人商確不惜就人授讀凡人多以此爲耻曾不知不如是則有終身之耻也○後學讀書未曾識得目前大略便要說性命此極是害事爲學自有等級○後生學問聰明強記不足畏惟思索尋究者爲可畏耳

象山陸氏曰大抵讀書訓詁旣通之後但平心讀之不必勉加揣量則無非浸灌培益鞭策磨勵之功或有未通曉處姑缺之無害且以其明白昭晰者日加涵泳則自然日克日明後日本原深厚則向來未曉者將亦有渙然冰釋者矣○讀書作文亦是吾人事但讀書本不爲

作文作文其末也有其本必有其末未聞有本盛而未
不茂者若本末倒置則所謂文者亦可知矣

勉齋黃氏曰平居當以敬自持令心慮寧靜至於讀書則
平心定氣端莊儼肅須以吾心默觀聖賢之語常使聖
賢之意自入於吾心如以鏡照物妍醜自見鏡何心哉
今人所以不善讀書非是聖賢之意難明乃是吾心紛
擾反以汨亂聖賢之意讀書只是沉靜精密則自然見
得分明切不可萌輕易自喜之心便解得六經通徹亦
何足自喜亦豈敢輕易纒如此便不足以任重後生且
收歛靜退慊然常若不足方能有進○觀書者最怕氣

不平且如公冶長一章謝上蔡則謂聖人擇壻驚人如
此楊龜山則謂聖人所以求於人者薄可免於刑戮而
不累其家皆可妻也上蔡氣高者也龜山氣弱者也故
所見各別如此要之當隨文平看方見得聖人之本意
此觀書之大法

北溪陳氏曰讀四書之法毋過求毋巧鑿毋旁搜毋曲引
亦惟平心以玩其旨歸而切己以察其實用而已爾果
能於是四者融會貫通而義理昭明胸襟灑落則在我
有權衡尺度由是而稽諸經與凡讀天下之書論天下
之事皆莫不冰融凍釋而輕重長短截然一定自不復

有錙銖分寸之或紊矣

范陽張氏曰朋友講習固天下樂事不幸獨學則當尚友
古人可也故讀論語如對孔門聖賢讀孟子如對孟子
讀杜子美詩蘇文則又凝神靜慮如目擊二公如此用
心雖生千載之下可以見千載人矣

程子曰凡看書各有門庭詩易春秋不可逐句看尚書論

語可以逐句看

以下讀諸經法

○六經之言在涵濡中默識心

通精義爲本○讀書者當觀聖人所以作經之意與聖
人之所以爲聖人而吾之所以未至者求聖人之心而吾
之所以未得焉者晝誦而味之中夜而思之平其心易

其氣闕其疑其必有見矣○古之學者皆有傳授如聖
人作經本欲明道今人若不先明義理不可治經蓋不
得傳授之意云爾如繫辭本欲明易若不先求卦義則
看繫辭不得○聖人之道如河圖洛書其始止於畫上
便出義後之人既重卦又繫辭求之未必得其理至如
春秋是其所是非其所非不過只是當年數人而已學
者不觀他書只觀春秋亦可盡道○卦爻始立義既具
即聖人別起義以錯綜之如春秋已前既已立例到近
後來書得全別一般事便書得別有意思若依前例觀
之殊失之也○蘇季明嘗以治經爲傳道居業之實居

常講習只是空言無益質之兩生先伯淳生先曰脩辭
立其誠不可不子細理會言能脩省言辭便是要立誠
若只是脩飾言辭爲心只是爲僞也若脩其言辭正爲
立已之誠意乃是體當自家敬以存內義以方外之實
事道之浩浩何處下手惟立誠纔有可居之處有可居
之處則可以脩業也終日乾乾大小大事却只是忠信
所以進德爲實下手處脩辭立其誠爲實脩業處正叔
生先曰治經實學也譬諸草木區以別矣道之在經大
小遠近高下精粗森列於其中譬如日月在上有人不
見者一人指之不如衆人指之自見也如中庸一卷書

自至理便推之於事如國家有九經及歷代聖人之迹
莫非實學也如登九層之臺自下而上者爲是人患居
常講習空言無實者蓋不自得也爲學治經最好苟不
自得則盡治五經亦是空也今有人心得識達所得多
矣雖亦好讀書却患在空虛者未免此弊

張子曰經籍亦須記得雖有舜禹之智吟而不言不如聾
盲之指麾故記得便說得便行得故始學亦不可無誦
數

龜山楊氏因言秦漢以下事曰亦須是一一識別得過欲
識別得過須著意六經六經不可容易看了今人多

言要作事須看史史固不可不看然六經先王經世之迹在焉是亦足用矣必待觀史未有史書以前人以何爲據蓋孔子不存史而作春秋春秋所以正史之失得也今人自是不留意六經故就史求道理是以學愈博而道愈遠若經術明白無工夫及之使有工夫及之則取次提起一事便須斷遣處置得行何患不能識別

朱子曰讀六經時只如未有六經只就自家身上討道理其理便易曉○人惟有私意聖賢所以留千言萬語以掃除人私意使人人全得惻隱羞惡之心六經不作可也裏面著一點私意不得○看經書與看史書不同史

是皮外物事沒緊要可以劄記問人若是經書有疑這箇是切已病痛如人負痛在身欲斯須忘去而不可得豈可比之看史遇有疑則記之紙邪○問爲學只是看六經語孟其他史書雜學皆不必看如何曰如此即不見古今成敗便是荆公之學書那有不可讀者只怕無許多心力讀得六經是三代以上之書曾經聖人手全是天理三代以下文字有得失然而天理却在這邊自若也要有主覷得破皆是學○看經傳有不可曉處且要旁通待其浹洽則當觸類而可通矣○治經者必因先儒已成之說而推之借曰未必盡是亦當究其所以

得失之故而後可以反求諸心而正其繆此漢之諸儒所以專門名家各守師說而不敢輕有變焉者也但其守之太拘而不能精思明辨以求真是則爲病耳然以此之故當時風俗終是淳厚近年以來習俗苟偷學無宗主治經者不復讀其經之本文與夫先儒之傳註但取近時科舉中選之文諷誦摹倣擇取經中可爲題目之句以意扭捏妄作主張明知不是經意但取便於行文不暇恤也○大抵所讀經史切要反復精詳方能漸見旨趣誦之宜舒緩不迫令字字分明更須端莊正坐如對聖賢則心定而義理易究不可貪多務廣涉獵鹵

莽纒看過了便爲已通小有疑處即便思索思索不通即置小冊子逐日抄記以時省閱俟後日逐一理會切不可含糊護短恥於資問而終身受此黯暗以自欺也今之談經者往往有四者之病本卑也而抗之使高本淺也而鑿之使深本近也而推之使遠本明也而必使至於晦此今日談經之大患也○六經浩渺乍難盡曉且見得路迳後各自立得一箇門庭問如何是門庭曰是讀書之法如讀此一書須知此書當如何讀伊川教人看易以王輔嗣胡翼之王介父三人易解看此便是讀書之門庭緣當時諸經都未有成說學者乍難捉摸

故教人如此或問如詩是吟詠情性讀詩者便當以此
求之否曰然○讀書只就一有道理看剖析自分曉不
必去偏曲處看易有箇陰陽詩有箇邪正書有箇治亂
皆是一直路逕可見別無峽崎○學者只是要熟工夫
純一而已讀時熟看時熟玩味時熟如孟子詩書全在
讀時工夫孟子每章說了又自解了蓋他有要說得盡
方住其言一大片故後來老蘇亦拖他來做文章說須
熟讀之便得其味今觀詩既未寫得傳且除了小序而
讀之亦不要將做好底看亦不要將做惡底看只認本
文語意亦須得八九○聖人作經以詔後世將使讀者

誦其文思其義有以知事理之當然見道義之全體而
身力行之以入聖賢之域也其言雖約而天下之故幽
明巨細靡不該焉欲求道以入德者舍此爲無所用其
心矣然去聖既遠講誦失傳自其象數名物訓詁凡例
之間老師宿儒尚有不能知者况於新學小生驟而讀
之是亦能安能遽有以得其大指要歸也哉故河南程
夫子之教人必先使之用力乎大學論語中庸孟子之書
然後及乎六經蓋其難易遠近大小之序固如此而不
可亂也○問看易曰未好看易自難看易本因卜筮而
設推原陰陽消長之理吉凶悔吝之道先儒講解失聖

人意處多待用心力去求。是費多少時光。不如且先讀論語。又問讀詩。曰詩固可以興。然亦自難。先儒之說亦多失之。某枉費許多年工夫。近來於詩易略得聖人之意。今學者不如且看大學語孟中庸四書。且就見成道理。精心細求。自應有得。待讀此四書精透。然後去讀他經。却易爲力。○爲近看胡氏春秋。初無定例。止說歸忠孝處。便爲經義。不知果得孔子意否。曰某嘗說詩書是隔一重兩重說。易春秋是隔三重四重說。春秋義例易爻象雖是聖人立下。今說者用之各信已見。然於人倫大綱皆通。但未知曾得聖人當初本意否。且不如讓渠

如此說。且存取大意。得三綱五常。不至廢墜足矣。今欲直得聖人本意。不差未須。理會經先須於論語孟子中專意看他。切不可忙。虚心觀之。不須先自立見識。徐徐以俟之。莫立課程。○問左傳疑義。曰公不求之於六經。語孟之中。而用功於左傳。且左傳有甚麼道理。只看聖人所說。無不是這箇大本。如云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汎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不然子思何故說箇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此三句是。怎如此說是。乃天地萬物之大本。大根。萬化皆從此出人。若能體察得。方見得聖賢所說道理。皆從自己曾

襟流出不假他求又曰人須是於大原本上看得透自然心胷開闊見世間事皆瑣瑣不足道矣又曰每日開眼便見這四箇字在面前仁義禮智這四箇字若看得熟於世間道理沛然若決江河而下莫之能禦矣若看得道理透方見得每日所看經書無一句一字一點一畫不是此理之流行見天下事無大無小無一名一件不是此理之發見如此方見得這箇道理渾淪周遍不偏枯方見得所謂天命之謂性底全體今人只是隨所見而言或見得一二分或見得二三分都不曾見那全體不會到那極處所以不濟事○學者觀書先須讀得

正文記得註解成誦精熟註中訓釋文意事物名義發明經指相穿紐處一一認得如自己做出來底一般方能玩味反復向上有透處若不如只是虛設議論如舉業一般非爲己之學也曾見汪端明說沈元用問和靖伊川易傳何處是切要尹云體用一源顯微無間此是切要處後舉似李先生先生曰尹說固好然須是看得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都有下落方始說得此話若學者未曾子細理會便與他如此說豈不誤他某聞之悚然始知前日空言無實不濟事自此讀書益加詳細云

魯齋許氏曰講究經旨須是且將正本反復誦讀求聖人
立言指意務於經內自有所得若反復讀誦至於二三
十遍以至五六十遍求其意義不得然後以古註證之
古註訓釋不明未可通曉方攷諸家解義擇其當者取
一家之說以為定論不可汎汎莫知所適從也○誦經
習史須是專志屏棄外物非有父母師長之命不得因
他而輟

程子曰凡解文字但易其心自見理理只是義理甚分明
如一條平坦底道路且如隨卦言君子向晦入宴息解
者多作遵養時晦之晦或問作甚晦字曰此只是隨時

之大者向晦則宴息也更別無甚義或曰聖人之言恐
不可以淺近看他曰聖人之言自有近處自有深處如
近處怎生強要鑿教深遠得以下論解經○漢儒之談經也
以三萬餘言明堯典二字可謂知要乎惟毛公董相有
儒者氣象東京士人尚名節加之以明禮義則皆賢人
之德業矣

朱子曰經之有解所以通經經既通自無事於解借經以
通乎理耳理得則無俟乎經今意思只滯在此則何時
得脫然會通也且所貴乎簡者非謂欲語言之少也乃
在中與不中爾若句句親切雖多何害若不親切愈少

愈不達矣某嘗說讀書須細看得意思通融後都不見
註解但見有正經幾箇字在方好○聖經字若箇主人
解者猶若奴僕今人不識主人且因奴僕通名方識得
主人畢竟不如經字也○解經當如破的○經書有不
可解處只得闕若一向去解便有不通而謬處○後世
之解經者有三一儒者之經一文人之經東坡陳少南
輩是也一禪者之經張子韶輩是也○解經須先還他
成句次還他文義添無緊要字却不妨添重字不得今
人新添者恰是重字○某解書如訓詁一二字等處多
有不必要解處只是解書之法如此亦要教人知得看文

字不可忽略○問解經有異於程子說者如何曰程子
說或一句自有兩三說其間必有一說是兩說不是理
一而已安有兩三說皆是之理蓋其說或後嘗改之今
所以與之異者安知不曾經他改來蓋一章而衆說叢
然若不平心明目自有主張斷入一說則必無衆說皆
是之理○程先生經解理皆在解語內某集註論語只
是發明其辭使人玩味經文理皆在經文內易傳不看
本文亦自成一書杜預左傳解不看傳經文亦自成一
書鄭箋不識經大旨故多隨句解○解經不必做文字
止合解釋得文義通則理自明意自足今多去止做文

字少間說來說去只說得他自一片道理經意却蹉過了要之經之於理亦猶傳之於經傳所以解經也既通其經則傳亦可無經所以明理也若曉得理則經雖無亦可○解經已是不得已若只就註解上說將來何濟如畫那人一般畫底却識那人別人不識須因這畫去求那人始得今便以畫喚做那人不得○凡學者解書功不可與他看本看本則心死在本子上只教他恁地說則他心便活亦且不解失忘了

程子曰某每讀史到一半便掩卷思量料其成敗然後却看有不合處又更精思其間多有幸而成不幸而敗今

人只見成者便以為是敗者便以為非不知成者煞有

不是敗者煞有是底

以下讀史

○讀史須見聖賢所存治亂

之機賢人君子出處進退便是格物今人只將他見成底事便做是使不知煞有誤人處○凡讀史不徒要記事跡須要識治亂安危興廢存亡之理且如讀高帝一紀便須識得漢家四百年終始治亂當如何是亦學也朱子曰今人讀書未多義理未至敲會處若便去看史書攷古今治亂理會制度典章譬如作陂塘以溉田須是陂塘中水已滿然後決之則可以流注滋殖田中禾稼若是陂塘中水方有一勺之多遽決之以溉田則非徒

字少間說來說去只說得他自一片道理經意却踉過了要之經之於理亦猶傳之於經傳所以解經也既通其經則傳亦可無經所以明理也若曉得理則經雖無亦可○解經已是不得已若只就註解上說將來何濟如畫那人一般畫底却識那人別人不識須因這畫去求那人始得今便以畫喚做那人不得○凡學者解書切不可與他看本看本則心死在本子上只教他恁地說則他心便活亦且不解失忘了

程子曰某每讀史到一半便掩卷思量料其成敗然後却看有不合處又更精思其間多有幸而成不幸而敗今

人只見成者便以為是敗者便以為非不知成者煞有

不是敗者煞有是底

以下讀史

○讀史須見聖賢所存治亂

之機賢人君子出處進退便是格物今人只將他見成底事便做是使不知煞有誤人處○凡讀史不徒要記事跡須要識治亂安危興廢存亡之理且如讀高帝一紀便須識得漢家四百年終始治亂當如何是亦學也朱子曰今人讀書未多義理未至敲會處若便去看史書攷古今治亂理會制度典章譬如作陂塘以溉田須是陂塘中水已滿然後決之則可以流注滋殖田中禾稼若是陂塘中水方有一勺之多遽決之以溉田則非徒

無益於田而一勺之水亦復無有矣讀書既多義理已融會胸中尺度一一已分明而不看史書攷治亂理會制度典章則是猶陂塘之水已滿而不決以溉田若是讀書未多義理未有融會處而汲汲焉以看史為先務是猶決陂塘一勺之水以溉田也其涸也可立而待也○讀史當觀大倫理大機會大治亂得失○凡觀書史只有箇是與不是觀其是求其不是觀其不是求其是然後便見得義理○史且如此看讀去待知首尾稍熟後却下手理會讀書皆然○讀史有不可曉處割出待去問人便且讀過有時讀別處撞著有文義與此相關

便自曉得○先看語孟中庸更看一經却看史方易看先讀史記史記與左傳相包次看左傳次看通鑑有餘力則看全史只是看史不如今之看史有許多峴崎看治亂如此成敗如此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知得次第○凡讀書先讀語孟然後觀史則如明鑑在此而奸醜不可逃若未讀徹語孟中庸大學便去看史曾中無一箇權衡多為所惑○讀史之法先讀史記及左氏却看西漢東漢及三國志次看通鑑溫公初作編年起於威烈王後又添至共和後又作格古錄始自上古然共和以上之年已不能推矣獨邵康節却推至

堯元年皇極經世書中可見溫公又作大事記若欲看
本朝事當看長編若精力不及其次則當看國紀國紀
只有長編十分之二耳○史亦不可不看看通鑑固好
然須看正史一部却看通鑑一代帝紀更逐件大事立
箇綱目其間節目既之于下恐可記得○通鑑難看不
如看史記漢書史記漢書事多貫穿紀裏也有傳裏也
有表裏也有志裏也有通鑑是逐年事逐年過了更無
討頭處一云更無蹤跡問通鑑歷代具備看得大槩且未免求
速耳曰求速却依舊不會看得須用大段有記性者方
可且如東晉以後有許多小國夷狄姓名頭項最多若

是看正史後却看通鑑見他姓名却便知得他是某國
人某舊讀通鑑亦是如此且草草看正史一上然後却
來看他○觀史只是以自家義理斷之大槩自漢以來
只是私意其間有偶合處爾只如此看他已得大槩范
唐鑑亦是此法然稍疎更看得密如他尤好然得似他
亦得了○問陳芝史書記得熟否蘇丞相頌看史都在
手上輪得他那資性直是會記芝曰亦緣多忘曰正緣
如此也須大約記得某年有甚麼事某年有甚麼事纔
記不起無緣會得浹洽芝曰正緣是不浹洽曰合看兩
件且看一件若兩件是四百字且看二百字有何不可○

人讀史書節目處須要背得始得如讀漢書高祖辭沛公處義帝遣沛公入關處韓信初說漢王處與史贊過秦論之類皆用背得方是若只是略踔看過心下似有似無濟得甚事讀一件書須心心念念只在這書上令徹頭徹尾讀教精熟這說是如何那說是如何這說同處是如何不同處是如何安有不長進○揚至之患讀史無記性須三五遍方記得而後又忘了曰只是一遍讀時須用功作相別計止此更不再讀便記得有一士人讀周禮疏讀第一板訖則焚了讀第二板則又焚了便作焚舟計若初且草讀一遍準擬三四遍讀便記不

牢○士居平世處下位視天下之事意若無足為者及居大位遭事會便覺無下手處信乎義理之難窮而學問之不可已也病中信手亂抽得通鑑一兩卷看正值難處置處不覺骨寒毛聳心膽隨地向來只作文字看過却全不自覺真是狂讀了他古人書也○匡衡傳司馬溫公史論稽古錄范唐鑑不可不讀

南軒張氏曰觀史工夫要當考其治亂興壞之所以然察其人之是非邪正至於幾微節目與夫疑似取舍之間尤當三復也若以博聞見助文辭抑未矣○于定國為廷尉天下無冤民史氏將誰欺趙蓋韓楊之死皆在定

國之手寃莫大焉大凡看史不可被史官謾過張釋之
為廷尉有驚乘輿馬者上欲誅之釋之以為當罰金且
曰法者天下之公共也且方其時上使誅之則已今已
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釋之知廷尉為天下之平而
不知人君為天下之平○問讀通鑑之法曰治亂得失
源流人才邪正是非財賦本末用兵法制嘉言善行皆
當熟究之

東萊呂氏曰觀史先自書始然後次及左氏通鑑欲其體
統源流相承接耳

范陽張氏曰如看唐朝事則若身預其中人主情性如何

所命相如何當時在朝士大夫孰為君子孰為小人其
處事孰為當孰為否皆令習次曉然可以口講而指畫
則機會圓熟他日臨事必過人矣凡前古可喜可愕之
事皆當蓄之於心以此發之筆下則文章不為空言矣
魯齋許氏曰閱子史必須有所折衷六經語孟乃子史之
折衷也譬如法家之有律令格式賞功罰罪合於律令
格式者為當不合於律令格式者為不當諸子百家之
言合於六經語孟者為是不合於六經語孟者為非以
此夷考古之人而去取之鮮有失矣○閱史必且專意
於一家其餘悉屏去候閱一史畢歷歷默記然後別取

性理大全書卷之五十四
一史而閱之如此有常不數年諸史可以備記苟閱一
史未了雜以他史紛然交錯於前則皓首不能通一史
矣惟是讀三傳當參以史記讀史記當參以前漢文辭
繁要亦各有法不可不知○看史書當先看其人之大
節然後看其細行善則效之惡則以為戒焉所以為吾
躬行之益徒記其事而誦其書非所謂學也

性理大全書卷之五十四

性理大全書卷之五十五

學十三

史學

程子曰古者諸侯之國各有史記故其善惡皆見於後世
自秦罷侯置守令則史亦從而廢矣其後自非傑然有
功德者或記之循吏與夫凶忍殘殺之極者以酷見傳
其餘則泯然無聞矣如漢唐之有天下皆數百年其間
郡縣之政可書者宜亦多矣然其見書者率纔數十人
使賢者之政不幸而無傳其不肖者復幸而得蓋其惡
斯與古史之意異矣○司馬遷為近古書中多有前人

格言如作紀本尚書但其間有曉不得書意有錯用却
處李嘉仲問項籍如何作紀曰紀只是有天下方可作
又問班固嘗議遷之失如何曰後人議前人固甚易
史遷云天與善人伯夷善人非也此以私意度天道也
必曰顏何為而矢跖何為而壽指一人而較之非知天
者也○君實脩資治通鑑至唐事正叔問曰敢與太宗
肅宗正篡名乎曰然又曰敢辨魏徵之罪乎曰何罪魏
徵事皇太子太子死遂忘戴天之讎而反事之此王法
所當誅後世特以其後來立朝風節而掩其罪有善有
惡安得相掩曰管仲不死子糾之難而事桓公孔子稱

其能不死曰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自經於溝瀆而
莫之知也與徵何異曰管仲之事與徵異齊侯死公子
皆出小白長而當立子糾少亦欲立管仲奉子糾奔魯
小白入齊既立仲納子糾以抗小白以少犯長又所不
當立義已不順既而小白殺子糾管仲以所事言之則
可死以義言之則未可死故春秋書齊小白入于齊以
國繫之齊明當立也又書公伐齊納糾糾去子明不當
立也至齊人取子糾殺之此復係子者罪齊大夫既盟而殺
之也與徵之事全異○客有見伊川者凡案問無他
書惟印行唐鑑一部曰近方見此書三代以後無此議

論

凍水司馬氏曰李延壽之書亦近世之佳史也雖於襍祥
詼嘲小事無所不載然叙事簡徑比於南北正史無煩
冗蕪穢之辭竊謂陳壽之後唯延壽可以亞之但恨延
壽不作志使數代制度沿革皆沒不見耳

和靖尹氏曰大史公不明理只是多聞如伯夷序傳引盜
跖是也若孔子雖顏子之夭只說不幸短命死則知盜
跖乃罔之生也幸而免者也

元城劉氏問馬永鄉近讀何書對曰讀西漢到酷吏傳曰
班氏特悲杜張何也曰大史公時湯周之後未顯至班

氏獨以為有子孫以贖父罪故入列傳曰孟子云名之
曰幽厲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而班氏固輒沒其
酷吏之名何也曰世之論者以謂二人皆有意太史公
之意欲以教後世人臣之忠班氏之意欲以教後世人
子之孝曰此固然也然班固於此極有深意張湯之後
至後漢猶盛有恭侯純者雖王莽時亦不失爵至建武
中歷位至大司空故班固不使入酷吏傳以張純之故
也曰是時杜氏之絕已久而亦不入酷吏傳何也曰杜
張一等人也若獨令張湯入列傳則世得以議已故并
貸杜周此子產立公孫洩之義也永鄉退而檢左氏鄭

鄉良霄字伯有既死為厲國人大懼子產以謂鬼有所歸乃不為厲乃立公孫洩良止以止之公孫洩子孔之子也良止良霄之子也鄭殺子孔子孔雖不為厲故亦立之且伯有以罪死立後非義也恐惑民故立洩使若自以大義存誅絕之後不因其為厲也○新唐書叙事好簡略其辭故其事多鬱而不明此作史之弊也且文章豈有繁簡也意必欲多則冗長而不足讀必欲其簡則僻澁令人不喜讀假令新唐書載卓文君事不過止曰少嘗竊卓氏以逃如此而已班固載此事乃近五百字讀之不覺其繁也且文君之事亦何補於天下後世哉然作史之法不得不如是故可謂之文如風行水上出於自然也若不出於自然而有意於繁簡則失之矣唐書進表云其事則增於前其文則省於舊且新唐書所以不及兩漢文章者其病正在此兩句也又反以為工何哉然新舊唐史各有長短未易優劣也

朱子曰司馬遷才高識亦高但粗率○太史公書踈瑛班固書密塞○或謂五帝紀所取多古文尚書及大戴禮為主為知所考信者然伏羲神農見易大傳乃孔聖之言而八卦列於六經為萬世文字之祖不知史遷何故乃獨遺而不錄遂使史記一書如人有身而無首此尚

為知所考信耶○司馬子長動以孔子為證不知是見
得亦且是如此說所以呂伯恭發明得非細只恐子長
不敢承領爾○史記亦疑當時不曾刪改脫藁高祖
紀記迎太公處稱高祖此樣處甚多高帝未崩安得
高祖之號漢書盡改之矣左傳只有一處云陳桓公有寵
於王○或謂史遷不可謂不知孔子然亦知孔子之粗
耳歷代世變即六國表序是其極致乃是俗人之論知
孔子者固如是耶正朔服色乃當時論者所共言如賈
生公孫臣新坦平之徒皆言之豈獨遷也○問伯夷傳
得孔子而名益彰白伯夷當初何嘗指望孔子出來發

揮他又問黃屋左纁蘇朝以十月葬長陵此是大事所以
書在後曰某嘗謂史記恐是箇未成底文字故記載無
次序有踈闊不接續處如此等是也○伯夷傳辨許由
事固善然其論伯夷之心正與求仁得仁者相反其視
蘇氏之古史孰為能考信於孔子之言耶○或以史遷
能貶卜式與桑弘羊為伍又能不與管仲李克為深知
功利之為害不知六國表所謂世異變成功大議卑易
行不必上古質殖傳譏長貧賤而好語仁義為可羞者
又何謂耶○或謂遷言公孫弘以儒顯為譏弘之不足
為儒不知果有此意否彼固謂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少

功是以其事難盡從然則彼所謂儒者其意果何如耶
○班固作漢書不合要添改史記字行文亦有不識當
時意思處如七國之反史記所載甚踈略却都是漢道
理班固所載雖詳便却不見此意思呂東萊甚不取班
固如載文帝建儲詔云楚王季父也春秋高閱天下之
義理多矣明於國家之大體吳王於朕兄也惠仁以好
德淮南王弟也秉德以陪朕豈不為豫哉固遂節了吳
王一段只於淮南王下添皆字云皆秉德以陪朕蓋陪
字訓貳以此言弟則可言兄可乎今史記中却載全文
又曰屏山却云固作漢紀有學春秋之意其叙傳云為

春秋考紀又曰遷史所載皆是隨所得者載入正如今
人草藁如鄜食其踞洗前面已載入一段後面又載與前
說不同蓋是兩處說已寫入了又擬所得寫入一段耳
○漢書有秀才做底文章有婦人做底文章亦有載當
時獄辭者秀才文章便易曉當時文字多碎句難讀尚
書便有如此底周官只如今文字太齊整了○孔明治
蜀不曾立史官陳壽檢拾而為蜀志故甚略孔明極是
子細者亦恐是當時經理王業之急有不暇及此○晉
書皆為許敬宗胡寫入小說又多改壞了東坡言子孟嘉
傳淵明之自然今改云使然更有一二處一作此類甚多東

坡此文亦不曾見包揚因問晉書說得晉人風流處好
曰世說所載說得較好今皆改之矣○載記所紀夷狄
祖先之類特甚此恐其故臣追記而過譽之○問班史
通鑑二氏之學如何曰讀其書自可見又曰溫公不取
孟子取揚子至謂王伯無異道夫王伯之不侔猶砥砢
之於美玉故荀卿謂粹而王駁而伯孟子與齊梁之君
力判其是非者以其有異也○史記功臣表與漢史功
臣表其戶數先後及姓名多有不同二史各有是非當
以傳實證之不當全以史記所傳為非真也如淮陰為
連教典客漢史作栗客顏師古謂其栗疾而以賓客之

禮禮之夫淮陰之亡以其不見禮於漢也蕭何追之而
薦於漢王始為大將若已以賓禮禮之淮陰何為而亡
哉此則史記之所載為是三代表是其踈謬處無可疑
者蓋他說行不得若以為堯舜俱出黃帝是為同姓之
人堯固不當以二女嬪于虞舜亦豈容受堯二女而安
於同姓之無別又以為湯與王季同世由湯至紂凡十
六傳王季至武王纔再世爾是文王以十五世之祖事
十五世孫紂武王以十四世祖而伐之豈不甚謬戾耶
通鑑先後之不同者却不必疑史家叙事或因時而記
之或因事而見之田和遷康公通鑑載於安王十一年

是因時而紀之也史記載於安王十六年是因事而見之也何疑之有只有伐燕一節史記以為湣王通鑑以為宣王史記却是攷他源流來通鑑只是憑信孟子溫公平生不喜孟子到此又却信之不知其意如何張敬夫說通鑑有未盡處此一節亦是可疑○遷固之史大槩只是計較利害范曄更低只主張做賊底後來他自做却敗溫公通鑑凡涉智數險詐底事往往不載都不見得當時風俗如陳平說高祖間楚事亦不載上一段不若全載了可以見當時事情却於其下論破乃佳又如亞夫得劇孟事通鑑亦節去意謂得劇孟不足

道不知當時風俗事勢劇孟輩亦係輕重如周休且能一夜得三萬人只緣吳王敗後各自散去其事無成溫公於此事却不知不覺載之蓋以周休名不甚顯不若劇孟耳想溫公平日耐耐劇孟不知溫公為將設遇此人奈得他何否又如論唐太宗事亦殊未是呂氏大事記周赧後添繫秦亦未當當如記楚漢事並書之項籍死後方可專書漢也○通鑑文字有自改易者仍皆不用漢書上古字皆以今字代之南北史除了通鑑所取者其餘只是一部好笑底小說○胡明仲看節通鑑文定問當是溫公節否明仲云豫讓好處是不以死生二其

心故簡子云真義士也今節去之是無見識必非溫公節也○通鑑例每一年或數次改年號者只取後一號故石晉冬始篡而以此年繫之曾問呂文呂文曰到此亦須悔然多了不能改得某只以甲子繫年下面注所改年號○或謂溫公舊例年號皆以後改者為正此殊未安如漢建安二十五年之初漢尚未亡今便作魏黃初元年奪漢太速與魏太遽大非春秋存陳之意恐不可以為法此類尚一二條不知前賢之意果如何耳○問溫公論才德如何曰他便專把朴者為德殊不知聰明果敢正直中和亦是才亦是德○才有好底有不好

底德有好底有不好底德者得之於己才者能有所為如溫公所言才是不好底既才是不好底又言才德兼全謂之聖人則聖人一半是不好底溫公之言多說得偏謂之不是則不可○問溫公言聰察彊毅之謂才聰明恐只是才不是德曰溫公之言便是有病堯舜皆曰聰明又曰欽明又曰文明豈可只謂之才如今人不聰明更將何者喚作德也○問溫公以正直中和為德聰明彊毅為才曰皆是德也聖人以仁智勇為德聰察便是智彊毅便是勇○問諸儒才德之說曰合下語自不同如說才難須是那有德底才高陽氏才子八人這須

是有德而有才底若是將才對德說則如周公之才之
美樣便有是才更要德這箇合下說得自不同又問智
伯五賢曰如說射御足力之類也可謂之才○通鑑告
姦者與斬敵首同賞不告姦者與降敵同罰史記商
君議更法首便有斬敵首降敵兩條賞罰後面方有此
兩句比類之法其實秦人上戰功故以此二條為更法之
首溫公却節去之只存後兩句比類之法遂使讀之者
不見來歷溫公脩書凡與已意不合者即節去之不知
他人之意不如此通鑑此類多矣○問溫公通鑑不信
四皓輔太子事謂只是叔孫通諫得行意謂子房如此

則是脅其父曰子房平生之術只是如此唐太宗從諫
亦只是識利害非誠實高祖只是識事機明利害故見
四人者輔太子便知是得人心可以為之矣叔孫通嫡
庶之說如何動得他又謂高祖平生立大功業過人只
是不殺人溫公乃謂高祖殺四人甚異事見其後一處
所在又却載四人又不信劇孟事意謂劇孟何以為輕
重然又載周休其人極無行自請於吳去呼召得數萬
人助吳如子房劇孟皆溫公好惡所在然著其事而立
論以明之可也豈可以有無其事為褒貶溫公此樣處
議論極純因論章惇言溫公義理不透曰溫公大處占

得多章小點何足以知大處○胡致堂云通鑑久未成書或言溫公利餐錢故遲遲溫公遂急結束了故唐五

代多繁冗

見管見後唐莊宗六月甲午條下

○溫公之言如桑麻穀粟

且如稽古錄極好看常思量教太子諸王恐通鑑難看且看一部稽古錄人家子弟若先得此便是一部古今在肚裏了○稽古錄有不備者當以通鑑補之溫公作此書想在忙裏做成原無義例○稽古錄一書可備講筵宮僚進讀小兒讀六經了令接續讀去亦好末後一表其言如著龜一二皆驗宋莒公歷年通譜與此書相似但不如溫公之有法也○唐鑑欠處多看底辨得出時好○唐鑑多說得散開無收殺如姚崇論擇十道使患未得人他自說得意好不知范氏何故却貶其說○或謂史贊唐太宗止言其功烈之盛至於功德兼隆則傷夫自古未之有曰恐不然史臣正贊其功德之美無貶他意其意亦謂除隋之亂是功效致治之美是德自道學不明故言功德者如此分別以聖門言之則此兩事不過是功未可謂之德○范唐鑑首一段專是論太宗本原然亦未盡太宗後來做處儘好只為本領不是與三代便別問歐陽以除隋之亂比迹湯武致治之美庶幾成康贊之無乃太過曰只為歐公一輩人尋常亦

不曾理會本領處故其言如此○范氏以武王釋箕子
封比干事比太宗誅高德儒此亦擬他眼前好處恁地
比並也未論到他本原處似此樣且寬看若以一一責
全則後世之君不復有一事可言○范唐鑑第一段論
守臣節處不圓要做一書補之不曾做得范此文草草
之甚其人資質渾厚說得都如此平正只是踈多不
入理終守臣節處於此亦須有些處置豈可便如此休了
如此議論豈不為英雄所笑○唐鑑白馬之禍歐公論
不及此○唐鑑意正有踈處孫之翰唐論精練說利害
如身處親歷之但理不及唐鑑耳○呂伯恭晚年謂人

曰孫之翰唐論勝唐鑑要之也是切於事情只是大綱
却不正了唐鑑也有緩而不精確處如言租庸調及楊
炎二稅之法說得都無收殺只云在於得人不在乎法
有這般苟且處審如是則古之聖賢徒法云耳他也是
見熙寧間詳於制度故有激而言要之只那有激便不
平正○五代舊史温公通鑑用之歐公蓋以此作文因
有失實處如宦者張居翰當時但言緩取一日則一日
固二日則二日固歐公直將作大忠說得大好了○致
堂管見方是議論唐鑑議論弱又有不相應處前面
說一項事末又說別處去○子由古史舜紀所論三事其

一許由者是已然當全載史遷本語以該下隨務光之
流不當但斥一許由而已也然太史公又言箕山之上
有許由冢則又明其實有是人亦當世之高士但無堯
讓之事耳此其曲折之意蘇子亦有所未及也其一瞽
象殺舜蓋不知其有無今但當知舜之負罪引匿號
泣怨慕象憂亦憂象喜亦喜與夫小杖則受大杖則走父
母欲使之未嘗不在側欲求殺之則不可得而已尔不
必深辨瞽象殺舜之有無也其一舜禹避丹朱商均而
天下歸之則蘇子慮其避之足以致天下之逆至益避
啓而天下歸啓則蘇子又譏其避之為不度而無耻於

是凡孟子史遷之所傳者皆以為誕妄而不之信今固
未暇質其有無然以蘇子之所以為說者類皆以世俗不
誠之心度聖賢則不可以不之辨也聖賢之心淡然無
欲豈有取天下之意哉顧辭讓之發則有根於所性而
不能已者苟非所擬則雖危酒豆肉猶知避之况乎秉
權擬重而天下有歸已之勢則亦安能無所惕然於中
而不遠引以避之哉避之而彼不吾釋則不獲已而受
之何病於逆避之而幸其見舍則固得吾本心之所欲
而又何耻焉唯不避而強取之乃為逆偃然當之而彼
不吾歸乃可耻耳如蘇子之言則是凡世之為辭讓者

皆陰欲取之而陽爲遜避是以其言反於事實至於如此則不自知其非也舜禹之事世固不以爲疑今不復論至益之事則亦有不能無惑於其說者殊不知若太甲賢而伊尹告歸成王冠而周公還政宣王有志而共和罷此類多矣當行而行當止而止而又何耻焉蘇子蓋賢共和而尚何疑於益哉若曰受人之寄則當遂有之而不可歸歸之則爲不度而無耻則是王莽曹操司馬懿父子之心而楊堅夫婦所謂騎虎之勢也乃欲以是而語聖賢之事其亦誤矣○古史言馬遷淺陋而不學踈略而輕信此二句最中馬遷之失呂伯恭極惡之

古史序云古之帝王其必爲善如火之必熱水之必寒其不爲不善如騶虞之不殺竊脂之不殺此語最好某嘗問伯恭此豈馬遷所能及然子由此語雖好又自有病處如云帝王之道以無爲爲宗之類他只說得箇頭勢大下面工夫又皆空踈亦猶馬遷禮書云大哉禮樂之道洋洋乎鼓舞萬物役使群動說得頭勢甚大然下面亦空踈却引荀子諸說以足之又如諸侯年表盛言形勢之利有國者不可無末却云形勢雖強要以仁義爲本他上文本意主張形勢而其末却如此說者蓋他也知仁義是箇好底物事不得不說且說教好看如禮

書所云亦此意也伯恭極喜渠此等說以為遷知行夏之時乘殺之輅服周之冕為得聖人為邦之法非漢儒所及此亦衆所共知何必為遷然遷嘗從董仲舒游史記中有余聞之董生云此等語言亦有所自來也遷之學也說仁義也說詐力也用權謀也用功利然其本意却只在於權謀功利孔子說伯夷求仁得仁又何怨他一傳中首尾皆是怨辭盡說壞了伯夷子由古史皆刪去之盡用孔子之語作傳豈可以子由為非馬遷為是聖賢以六經垂訓炳若丹青無非仁義道德之說今求義理不於六經而反取踈略淺陋之子長亦惑之甚矣

○温公通鑑以魏為主故書蜀丞相亮冠何地從魏志也其理都錯某所作綱目以蜀為主後劉聰石勒諸人皆晉之故臣故東晉以君臨之至宋後魏諸國則兩朝平書之不主一邊年號只書甲子○問正統之說自三代以下如漢唐亦未純乎正統乃變中之正者如秦西晉隋則統而不正者如蜀東晉則正而不統者曰何必恁地論只天下為一諸侯朝覲獄訟皆歸便是得正統其有正不正又是隨他做如何恁地論有始不得正統而後方得者是正統之始有始得正統而後不得者是正統之餘如秦初猶未得正統及始皇并天下方始得

正統晉初亦未得正統自秦康以後方始得正統隋初亦未得正統自滅陳後方得正統如本朝至太宗并了太原方是得正統又有無統時如三國南北五代皆天下分裂不能相君臣皆不得正統一作此時便是無統某嘗作通鑑綱目有無統之說此書今未及脩後之君子必有取焉溫公只要編年號相續此等處須把一箇書帝書崩而餘書主書殂既不是他臣子又不是他史官只如旁人立看一般何故作此尊奉之態此等處合只書甲子而附註年號於其下如魏黃初幾年蜀章武幾年吳青龍幾年之類方為是又問南軒謂漢後當以蜀漢年號

繼之此說如何曰如此亦得他亦以蜀漢是正統之餘如東晉是正統之餘也又問東周如何曰畢竟周是天子又問唐後來多藩鎮割據一云唐末天子不能有其土地亦可謂正統之餘否則如何曰唐之天下甚闊所不服者只河北數鎮之地而已一云安得謂不能有其土地○問宋齊梁陳正統如何書曰

自古亦有無統時如周亡之後秦未帝之前自是無所統屬底道理南北亦只是並書又問東晉如何書曰宋齊如何比得東晉又問三國如何書曰以蜀為正蜀亡之後無多年便是西晉中國亦權以魏為正又問後唐亦可以繼唐否曰如何繼得○問綱目主意曰主在正

統問何以主在正統曰三國當以蜀漢為正而溫公乃云某年某月諸葛亮入寇是寇屢倒置何以示訓緣此遂欲起意成書推此意脩正處極多若成書當亦不下通鑑許多文字但恐精力不逮未必能成耳若度不能成則須焚之○綱目於無正統處並書之不相主客通鑑於無統處須立一箇為主某又參取史法之善者如權臣擅命多書以某人為某王某公范曄却書曹操自立為魏公綱目亦用此例○揚雄荀彧二事按溫公舊例凡莽臣皆書死如太師王舜之類獨於揚雄匿其所受莽朝官稱而以卒書似涉曲筆不免却按本例書之

曰莽大夫揚雄死以為足以警夫畏死失節之流而初亦未改溫公直筆之正例也荀彧却是漢侍中光祿大夫而參丞相軍事其死乃是自殺故但據實書之曰某官某人自殺而系於曹操擊孫權至濡須之下非故以或為漢臣也然悉書其官亦見其實漢天子近臣而附賊不忠之罪非與其為漢臣也此等處當時極費區處不審竟得免於後世之公論否胡氏論或為操謀臣而劫遷九錫二事皆為董昭先發故欲少緩九錫之議以俟他日徐自發之其不遂而自殺乃劉穆之之類而宋齊丘於南塘事亦相似此論竊謂得彧之情○因說通

鑑提綱例凡逆臣之死皆書曰死至狄仁傑則甚疑之
李氏之復雖出於仁傑然畢竟是死於周之大臣不柰
何也教相隨入死例書云某年月日狄仁傑死也○伯
恭大事記辨司馬遷班固異同處竅好渠一日記一年
渠大抵謙退不敢任作書之意故通鑑左傳已載者皆
不載其載者皆左傳通鑑所無者耳有大纖巧處如指
出公孫弘張湯姦狡處皆說得羞愧人伯恭少時被他
人說他不曉事故其論事多指出人之情偽云我亦知得
有此意思不好

東萊呂氏曰史官者萬世是非之權衡也禹不能褒鯀管

蔡不能貶周公趙盾不能改董狐之書崔氏不能奪南
史之簡公是公非舉天下莫之能移焉自古有國家者
皆設史官典司言動凡出入起居發號施令必九思三
省奠而後發兢兢慄慄恐播於汗簡貽萬世之譏是豈
以王者之利勢而下制於一臣哉亦以公議所在不得
不畏耳漢紹堯運置大史令以紀信書而司馬氏仍父
子纂其職軼材博識爲史臣首遷述黃帝以來至于麟
趾勒成一家世號實錄武帝乃惡其直筆刊落其書嗚
呼亦惑矣公議之在天下抑則揚塞則決窮則通縱能
削一史官之書安能盡祝天下之筆乎

問馬遷既漢武時人必能詳記武帝故實及觀武紀止言封禪禱祠神仙方士等事他全不及至八書中固有畧及武帝者然封禪書不過又紀武紀所言平準書又何獨詳述武帝生財法至律書言兵又言文帝而不及武帝遷謂夫子春秋於定哀也則微亦須略舉宏綱而或詳載或不載既自不同若武紀猶可疑者潛室陳氏曰史記不專為漢史乃歷代之史故其紀漢事略於漢書而紀武帝事獨詳若封禪平準二書雖謂之南史家嵐可也○問漢史上自天文地理下至溝洫刑法皆為立志而選士之法最為近古何乃不為立志曰漢書缺典

處兵無志選舉無志為太史公未作得此書故孟堅因陋就簡○問太史公作史記上自唐虞而八書之作止言漢事班孟堅作漢史合紀漢一代事而乃作古今人表何耶曰八書未必皆言漢事獨平準書專言武帝其贊却說古今漢志雖為一代作然皆自古初述起猶古今人表專說古而不說今自悖其名先輩嘗譏之中間科等分別人物又煞有可議此却班史之贊畫蛇添足字學

程子曰某寫字時甚敬非是要字好只此是學○問張旭學草書見樞夫與公主爭道及公孫大娘舞劍而後悟

筆法莫是心常思念至此而感發否曰然須是思方有
感悟處若不思怎生得如此然可惜張旭留心於書若
移此心於道何所不至

張子曰草書不必近代有之必自筆劄已來便有之但寫
得不謹便成草書其傳已久只是法備於右軍附以已
書爲說既有草書則經中之字傳寫失其真者多矣以
此詩書之中字儘有不可通者

問蒼頡作字亦非細人朱子曰此亦非自撰出自是理如
此如心性等字未有時如何撰得只是有此理自流出
○二王書某晚不得看者只見俗了今有箇人書得如

此好俗法帖上王帖中亦有寫唐人文字底亦有一釋
名底此皆偽者○字被蘇黃胡亂寫壞了近見蔡君謨
一帖字字有法度如端人正士方是字○山谷不甚理
會得字故所論皆虛米老理會得故所論皆實嘉祐前
前輩如此厚重胡安定於義理不分明然是甚氣象○
南海諸蕃書煞有好者字畫遒勁如古鐘鼎款識諸國
各不同風氣初開時此等事到處皆有開其先者不獨
中國也或問古今字畫多寡之異曰古人篆籀筆畫雖
多然無一筆可減今字如此簡約然亦不可多添一筆
便是世變自然如此○問何謂書窮八法曰只一點一

畫皆有法度人言永字體具八法蔡行夫問張于湖字何故人皆重之曰也是好但是不把持愛放縱本朝如蔡忠惠以前皆有典則及至米元章黃魯直諸人出來便不肯恁地要之這便是世態衰下其爲人亦然○問明道先生云某寫字時甚敬非是要字好只此是學意謂此正在勿忘勿助之間也今作字忽忽則不復成字是忘也或作意令好則愈不能好是助也以此知持敬者正勿忘勿助之間也曰若如此說則只是要字好矣非明道先生之意也○問禮樂射御書數莫只是字法否曰此類有數法如日月字是象其形也江河字是諧其聲也考老字是假其類也如此數法若理會得則天下之字皆可通矣

臨川吳氏曰聲音用三十六字母尚矣俗本傳訛而莫或正也群當易以芥非當易以威知徹牀娘四字宜廢圭缺群危四字宜增樂安陳晉翁以指掌圖爲之節要卷首有切韻須知於照穿牀娘下註曰已見某字母下於經堅輕牽繫屢外別出肩涓傾圈瓊拳則宜廢宜增蓋已瞭然矣○蒼頡字世謂之古文其別出者謂之古文奇字自黃帝以來至于周宣王二千年間中國所通行之字惟此而已史籀始略變古法謂之大篆李斯又略

變籀法謂之小篆小篆大篆古文名則三實則小異而大同今世字書惟許氏說文最先然所纂皆秦小篆尔古文大篆僅存一二宋薛氏集古鍾鼎之文爲五聲韻雖其所擬有可信者有不可信者然使學者因是頗見三代以前之遺文其功實多○秦丞相斯燔滅聖經負罪萬世而能損益倉史二家文字爲篆書至今與日月相易煥固是不可以罪掩其功也斯誅之後工其書以名世者誰歟七八百年僅見唐李陽冰又二百年僅見宋初徐鉉而已宋人能者多於唐而表表者不一二噫何其孤也哉蓋亦有其故矣秦人苟且煩碎峻迫以爲

治壹惟刀筆吏是任至以衡石程其書嚴篆書繁難省徑爲隸以便官府人惟便之趨則孰肯背時所向而其心繁難者執篆學之孤殆其勢之所必至噫篆之興繇於秦而篆之廢實亦繇於秦推所從來任吏之過也○自隸興於秦而篆廢於漢其初不過圖簡便以適己而已漢隸之流爲晉隸則又專務姿媚以悅人妍巧千狀見者無不愛學者竭其精力以模擬之而患不似也夫字者所以傳經載道述史記事治百官察萬民貫通三才其爲用大矣縮之以簡便卑之以姿媚偏旁點畫浸浸失真弗省弗顧惟以悅目爲姝何其小用之哉漢晉

而後若唐若宋聲名文物之盛各三百年頗有肯尋斯
籀之緒上追科斗鳥迹之遺者視漢晉為優然亦間見
尔不易得也就二代而論唐之能者超於宋宋之能者
多於唐

科舉之學

程子曰漢策賢良猶是人舉之如公孫弘者猶強起之乃
就對至如後世賢良乃是自求舉耳若果有曰我心望
廷對欲直言天下事則亦可尚矣若志在富貴則得志
便驕縱失志則便放曠與悲愁而已○人有習他經既
而舍之習戴記問其故曰決科之利也某曰汝之是心

已不可入於堯舜之道矣夫子貢之高識曷嘗規規於
貨利哉特於黜黜之間不能無留情耳且貧富有命彼
乃留情於其間多見其不信道也故聖人謂之不受命
有志於道者要當去此心而後可語也

行謝顯道將歸應舉伊川曰何不止試於大學顯道對曰蔡人勤習禮記決科之利也先生因云顯道乃止

一云明道知扶溝縣事伊川侍

○人多說某不教人習舉業某何嘗不教人習舉業也
人若不習舉業而望及第却是責天理而不脩人事但
舉業既可以及第即已若更去上面盡力求必得之道
是惑也○或謂科舉事業奪人之功是不然且一月
之中十日為舉業餘日即可為學然人志於此必志於

彼故科舉之事不患妨功惟患奪志

龜山楊氏曰試教授宏辭科乃是以文字自售古人行已似不如此今之進士使豪傑者出必不肯就然以謂舍此則仕進無路故為不得已之計或是為貧或欲緣是少試其才既得官矣又以僥求榮達此何義哉

朱子曰今來專去理會時文少間身已全做不是這是一項人又有一項人不理會時文去理會道理少間所做底事却與所學字不相關又有依本分就所見定是要躬行也不須去講學這箇少間只是做得會差亦不至大狼狽只是如今這般人已是大致好了○義理人心之

所同然人去講求却易為力舉業乃分外事倒是難做可惜舉業壞了多少人○士人先要分別科舉與讀書兩件孰輕孰重若讀書上有七分志科舉上有三分猶自可若科舉七分讀書三分將來必被他勝却况此志全是科舉所以到老全使不著蓋不關為已也聖人教人只為已也○或以不安科舉之業請教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二者不能兩立知其所不安則反其所不安以就吾安爾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教人做人而已前日科舉之習蓋未嘗不談孝弟忠信但用之非爾若舉而反之於身見於日用則安矣○專做時文底人他說底

都是聖賢說話且如說廉他且會說得好說義他也會說得好待他身做處只自不廉只自不義緣他將許多話只是就紙上說廉是題目上合說廉義是題目上合說義都不關自家自己些子事○告或人曰看今人心下自成兩樣如何却專向功名利祿底心去却全背了這箇心不向道理邊來公今赴科舉是幾年公文字想不為不精以公之專一理會做時文宜若一舉便中高科登顯仕都了到今又却不得亦可自見得失不可必如此若只管沒溺在裏面都出頭不得下梢只管衰塌若將這箇自在一邊須要去理會道理是要緊待去取

功名却未必不得○專一做舉業工夫不待不得後枉了氣力便做能竭力去做又得到狀元時亦自輸却這邊工夫了人於此事從來只是強勉不能捨命去做正似今人強勉來學義理然某平生窮理惟不敢自以為是士人亦有略知向者然那下重掉不得如何知此下事如今凝神靜慮積日累月如此尚只今日見得一件明日見得一件未有廓然貫通處况彼千頭萬緒支離其心未嘗一日用其力於此者耶○科舉累人不淺人多為此所奪但有父母在仰事俯育不得不資於此故不可不勉爾其實甚奪人志○以科舉為為親而不為

爲己之學只是無志以舉業爲妨實學不知曾妨飲食
否只是無志也○或以作館廢學自咎者曰不然只是
志不立不曾做工夫尔孔子曰不怨天不尤人自是不
當然尤要你做甚耶伊川曰學者爲氣所勝習所
奪只可責志正爲此也若志立則無處無工夫而何貧
賤患難與夫夷狄之間哉○舉業亦不害爲學前車
何嘗不應舉只緣今人把心不定所以有害終以得失爲
心理會文字意思都別了○嘗論科舉云非是科舉累
人自是人累科舉若高見遠識之士讀聖賢之書據吾
所見而爲文以應之得失利害置之度外雖日日應舉
亦不累也居今之世使孔子復生也不免應舉然豈能
累孔子耶自有天資不累於物不須多用力以治之者
某於科舉自小便見得輕初亦非有所見而輕之也正
如人天資有不好啖酒者見酒自惡非知酒之爲害如
何也又有人天資不好色者亦非是有見如何自是他
天資上看見那物事無緊要若此者省得工夫去治此
一項今或未能如此須用力勝治方可○問許叔重太
貪作科舉文字曰既是家貧親老未免應舉亦當好與
他做舉業舉業做不妨只是先以得失橫置胸中却害
道○或問科舉之學曰做舉業不妨只是把格式隲括

自家道理都無那追逐時好回避忌諱底意思便好
北溪陳氏曰聖賢學問未嘗有妨於科舉之文理義明則
文字議論益有精神光采躬行心得者有素則形之商
訂時事敷陳治體莫非溢中肆外之餘自有以當人情
中物理藹然仁義道德之言一一皆可用之實也

潛室陳氏曰應舉求合程度此乃道理當尔乃若不合程
度而萌僥倖之心不守尺寸而起冒為之念此則妄矣
應舉何害義理但克去此等妄念方是真實舉子

雙峯饒氏曰義理與舉業初無相妨若一日之間上半日
將經傳討論義理下半日理會舉業亦何不可况舉業
之文未不自義理中出者若講明得義理通透則識
見高人行文條暢舉業當益精若不通義理則識見凡
下議論淺近言語鄙俗文字中十病九痛不自知覺何
緣做得好舉業雖沒世窮年從事於此亦無益也

性理大全書卷之五十六

學十四

論詩

問詩可學否程子曰既學時須是用功方合詩人格既用
功甚妨事古人詩云吟成五箇字用破一生心又謂可
惜一生心用在五字上此言甚當某素不作詩亦非是
禁止不作但不欲爲此閑言語○邵堯夫詩云梧桐月
向懷中照楊柳風來面上吹真風流人豪也○石曼卿
詩云樂意相關禽對語生香不斷樹交花此語形容得
浩然之氣

龜山楊氏曰作詩不知風雅之意不可以作詩詩尚譎諫
唯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乃爲有補若諫而涉於
毀謗間者怒之何補之有觀蘇東坡詩只是譏誚朝廷
殊無溫柔敦厚之氣以此人故得而罪之若是伯淳詩
則聞者自然感動矣因舉伯淳和溫公諸人襍飲詩云
未須愁日暮天際是輕陰又泛舟詩云只恐風花一片
飛何其溫柔敦厚也○君子之所養要令暴慢邪僻之
氣不設於身體陶淵明詩所不可及者冲澹深粹出於
自然若曾用力學詩然後知淵明詩非着力之所能成
私意去盡然後可以應世

朱子曰詩者志之所之在心爲志發言爲詩然則詩者豈
復有工拙哉亦視其志之所向者高下如何耳是以古
之君子德足以求其志必出於高明純一之地其於詩
固不學而能之至於格律之精粗用韻屬對比事遣辭
之善否今以魏晉以前諸賢之作考之蓋未有用意於
其間者而况於古詩之流乎近世作者乃始留情於此
故詩有工拙之論而葩藻之詞勝言志之功隱矣○或
言今人作詩多要有出處曰關關雎鳩出在何處○古
樂府只是詩中間却添許多泛聲後來人怕失了那泛
聲逐一聲添箇實字遂成長短句今曲子便是○作詩

間以數句適懷亦不妨但不用多作蓋便是陷溺爾當
其不應事時平淡自攝豈不勝如思量詩句至其真味
發溢又却與尋常好吟者不同○古詩須看西晉以前
如樂府諸作皆佳杜甫夔州以前詩佳夔州以後自出
規模不可學蘇黃只是今人詩蘇才豪然一衣說盡無
餘意黃費安排○選中劉琨詩高東晉詩已不逮前人
齊梁益浮薄鮑明遠才健其詩乃選之變體李太白專
學之如腰鎌刈葵藿倚杖牧鷄豚分明說出箇倔強不
肯甘心之意如疾風吹塞起砂礫自飄揚馬毛縮如蝟
角弓不可張分明說出邊塞之狀語又俊健○陶淵明

詩平淡出於自然後人學他平淡便相去遠矣某後生
見人做得詩好銳意要學遂將淵明詩平側用字一一
依他做到一月後便解自做不要他本子方得作詩之
法○蘇子由愛選詩亭皋木葉下隴首秋雲飛此正是
子由慢底句法某却愛寒城一以眺平楚正蒼然十字
却有力○齊梁間人詩讀之使人四肢皆懶慢不收拾
○晉人詩惟謝靈運用古韻如祐字協燭字之類唐人
惟韓退之柳子厚白居易用古韻如毛穎傳牙字資字
毛字皆協魚字韻是也○唐明皇資稟英邁只看他做
詩出來是什麼氣魄今唐百家詩首載明皇一篇早渡

蒲津關多少飄逸氣槩便有帝王底氣歛趙州有石刻
唐朝臣送賀知章詩亦只有明皇一首好有曰豈不惜
賢達其如高尚何○李太白詩不專是豪放亦有雍容
和緩底如首篇大雅久不作多少和緩陶淵明詩人皆
說是平淡擬某看他自豪放但豪放得來不覺耳其露
出本相者是詠荆軻一篇平淡底人如何說得這樣言
語出來○杜詩初年甚精細晚年橫逆不可當只意到
處便押一箇韻如自秦州入蜀諸詩分明如畫乃其少
作也李太白詩非無法度乃從容於法度之中蓋聖於
詩者也古風雨卷多効陳子昂亦有全用其句處太白

去子昂不遠其尊慕之如此然多爲人所亂有一篇分
爲三篇者有三篇合爲一篇者○李太白終始學選詩
所以好杜子美詩好者亦多是倣選詩漸放手夔州諸
詩則不然也○問李白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飾前輩
多稱此語如何曰自然之好又不如芙蓉露下落楊柳
月中踈則尤佳○人多說杜子美夔州詩好此不可曉
魯直一時固自有所見今人只見魯直說好便却說好
如矮人看場耳問韓退之潮州詩東坡海外詩如何曰
却好東坡晚年詩固好只文字也多是信筆胡說全不
看道理○文字好用經語亦一病老杜詩致遠思恐泥

東坡寫此詩到此句云此詩不足爲法○杜子美暗飛
螢自照語只是巧常蘇州云寒雨暗深更流螢度高閣
此景色可想但則是自在說了因言國史補稱常爲人
高潔鮮食寡欲所至之處掃地焚香閉閣而坐其詩無
一字做作直是自在其氣象近道意常愛之問北陶如
何曰陶却是有力但語健而意閑隱者多是帶性負氣
之人爲之陶欲有爲而不能者也又好名常則自在其
詩則有做不著處便倒塌了底晉宋間詩多閑淡杜工
部等詩常忙了陶云身有餘勞心有常閑乃禮記身勞
而心閑則爲之也○常蘇州詩高於王維孟浩然諸人

以其無聲色臭味也○韓詩平易孟郊喫了飽飯思量
到人不到處聯句中被他牽得亦著如此做○人不可
無戒謹恐懼底心莊子說庖丁解牛神妙然總到那族
必心怵然爲之一動然後解去心動便是懼處韓文闢
鷄聯句云一噴一醒然再接再礪乃謂雖困了一以水
噴之便醒一噴一醒即所謂懼也此是孟郊語也說得
好又曰爭觀雲填道助叫波翻海此乃退之之豪一噴
一醒然再接再礪乃此是東野之工○李賀較恠得豈
子不如太白自在又曰賀詩巧○詩須是平易不費力
句法混成如唐人玉川子輩句語雖險恠意思亦自有

混成氣象因舉陸務觀詩春寒催喚客嘗酒夜靜卧
聽見讀書不費力好○白樂天琵琶行云嘈嘈切切錯雜
彈大珠小珠落玉盤這是和而淫至淒淒不似向前聲
滿座重聞皆掩泣這是淡而傷○行年三十九歲暮日
斜時孟子心不動吾今其庶幾此樂天以文滑稽也然
猶雅馴非若今之作者村裏雜劇也○唐文人皆不可
曉如劉禹錫作詩說張曲江無後及武元衡被刺亦作
詩快之白樂天亦有一詩暢快李德裕樂天人多說其
清高其實愛官職詩中凡及富貴處皆說得口津津底
涎出杜子美以稷契自許未知做得與否然子美却高

其救房瑄亦至○偶誦寒山數詩其一云城中蛾眉女
珠佩何珊珊鸚鵡花間弄琵琶月下彈長歌三日響短
舞萬人看未必長如此芙蓉不耐寒云如此類煞有好
處詩人未易到此○石曼卿詩極有好處如仁者雖無
敵王師固有征無私乃時雨不殺是天聲○曼卿詩極
雄豪而縝密方嚴極好如籌筆驛詩意中流水遠愁
外舊山青之句極好可惜不見其全集多於小說詩話中
略見一二爾曼卿曾次極高非諸公所及其為人豪放
而詩詞乃方嚴縝密此便是他好處可惜不曾得用○
山谷詩精絕知他是用多少工夫今人卒乍如何及得

可謂巧好無餘自成一家矣但只是古詩較自在山谷則刻意爲之又曰山谷詩忒巧了○陳後山初見東坡時詩不甚好到得爲政時筆力高妙如題趙大年所畫高軒過圖云晚知書畫真有益却悔歲月來無多極其筆力○張文潛詩有好底多但頗率尔多重用字如梁甫吟一篇筆力極健如云永安受命堪垂涕手挈庸兒是天意等處說得好但結末差弱耳又曰張文潛大詩好崔德符小詩好○古人詩中有句今人詩更無句只是一直說將去這般詩一日作百首也得如陳簡齋詩亂雲交翠壁細雨濕青林暖日薰楊柳濃陰醉海棠

他是甚麼句法○今時婦人能文只有李易安與魏夫人李有詩大略云兩漢本繼紹新室如贅疣所以稽中散至死薄殺周中散非湯武得國引之以比王莽如此等語豈女子所能○近世諸公作詩費工夫要何用元祐時有無限事合理會諸公却盡日唱和而已今言詩不必作且道恐分了爲學工夫然到極處當自知作詩果無益○今人所以事事做得不好者緣不識之故只如箇詩舉世之人盡命去奔去聲做只是無一箇人做得成詩他是不識好底將做不好底不好底將做好底這箇只是心裏鬧不虛靜之故不虛不靜故不明不明故

不識若虛靜而明便識好物事雖百工技藝做得精者也是他心虛理明所以做得來精心裏鬧如何見得○詩社中人言詩皆原於賡歌今觀其詩如何有此意○作詩先用看李杜如士人治本經本既立次第方可看蘇黃以次諸家詩○今人不去講義理只去學詩文已落第二義況又不去學好底却只學去做那不好底作詩不學六朝又不學李杜只學那峴崎底今便學得十分好後把作甚麼用莫道更不好如近時人學山谷詩然又不學山谷好底只學得那山谷不好處林擇之云後山詩恁地深他資質儘高不知如何肯去學山谷曰

後山雅健強似山谷然氣力不似山谷較大但却無山谷許多輕浮底意思然若論序事又却不及山谷山谷善叙事情叙得盡後山叙得較有踈處若散文則山谷大不及後山○或謂梅聖俞長於詩曰詩亦不得謂之好或曰其詩亦平淡曰他不是平淡乃是枯槁○江西之詩自山谷一變至楊奐秀又再變楊大年雖巧然巧之中猶有混成底意思便巧得來不覺及至歐公早漸漸要說出來然歐公詩自好所以他喜梅聖俞詩蓋枯淡中有意思歐公最喜一人送別詩兩句云曉日都門道微涼草樹秋又喜王建詩曲徑通幽處禪房花木深

歐公自言平生要道此語不得今人都不識這意思只
要嵌事使難字便云好○明道詩旁人不識余心樂將
謂偷閑學少年此是後生時氣象眩露無含蓄

南軒張氏曰作詩不可直說破須如詩人婉而成章楚詞
最得詩人之意如言沅有芷兮澧有蘭思公子兮未敢
言思是人也不言則思之之意深而不可以言語形
容也若說破如何思如何思則意味淺矣

象山陸氏曰詩之學尚矣原於賡歌委於風雅風雅之變
雍而溢焉者也湘纍之騷又其流也子虛長楊之賦作
而騷幾亡矣黃初而降日以漸薄惟彭澤一源來自天

稷與衆殊而淡薄平夷玩嗜者少隋唐之間否亦極矣
杜陵之出愛君悼時追躡騷雅而才力宏厚偉然足
以鎮浮靡詩家爲之中興

西山真氏曰古者雅頌陳於閭燕二南用之房中所以閑
邪僻而養中正也衛武公作抑戒以自警卒為時賢相
以楚靈王之無道一聞祁招愔愔之語凜焉為之弗寧
詩之感人如此于後斯義浸亡凡日接其君之耳者
樂府之新聲梨園之法曲而已其不蕩心而溺志者幾
希○古今詩人吟諷弔古多矣斷煙平蕪淒風澹月荒
寒蕭瑟之狀讀者往往慨然以悲工則工矣而於世道

未有云補也惟杜牧之王介甫高才遠韻超邁絕出其賦息媯留侯等作足以訂千古是非

臨川吳氏曰詩之變不一也虞廷之歌邈矣弗論余觀三百五篇南自南雅自雅頌自頌變風自變風以至於變雅亦然各不同也詩亡而楚騷作騷亡而漢五言作訖于魏晉顏謝以下雖曰五言而魏晉之體已變變而極于陳隋漢五言至是幾亡唐陳子昂變顏謝以下上復晉魏漢而沈宋之體別出李杜繼之因子昂而變柳韓因李杜又變變之中有古體有近體體之中有五言有七言有雜言詩之體不一人之才亦不一各以其體各

以其才各成一家言如造化生物洪纖曲直青黃赤白均爲大巧之一巧自三百五篇已不可一槩齊而况後之作者乎宋氏王蘇黃三家各得杜之一體涪翁於蘇迥不同也蘇門諸人其初畧不之許坡翁獨深器重以爲絕倫眼高一世而不必人之同乎已者如此近年乃或清圓個儻之爲尚而極詆涪翁噫群兒之愚尔不會詩之全而該夫不一之變偏守一是而悉非其餘不合不公何以異漢世專門之經師也哉○詩雅頌風騷尚矣漢魏晉五言訖于陶其適也顏謝而下弗論浸微浸減至唐陳子昂而中興李韋柳因而因杜韓因而革律

雖始於唐然深遠蕭散不離於古爲得非但句工語工
字工而可○詩以道性情之真十五國風有田夫閨婦
之辭而後世文士不能及者何也發乎自然而非造作
也漢魏迄今詩凡幾變其間宏才實學之士縱橫放肆
千彙萬狀字以鍊而精句以琢而巧用事取其切模擬
取其似功力極矣而識者乃或舍旃而尚陶常則亦以
其不煉字不琢句不用事而情性之真近乎古也今之
詩人隨其能而有所尚各是其是孰有能知真是之歸
者哉

論文

程子曰聖賢之言不得已也蓋有是言則是理明無是言
則天下之理有關焉如彼耒耜陶冶之器一不制則生
人之道有不足矣聖賢之言雖欲已得手然其包涵盡
天下之理亦甚約也後之人始執卷則以文章爲先平
生所爲動多於聖人然有之無所補無之靡所闕乃無
用之贅言也不止贅而已既不得其要則離真失正反
害於道必矣○問作文害道否曰害也凡爲文不專意
則不工若專意則志局於此又安能與天地同其大也
書曰玩物喪志爲文亦玩物也呂與叔有詩云學如元
凱方成癖文似相如殆類俳獨立孔門無一事只輸作

惟顏氏得心齋此詩甚好古之學者惟務養情性其他
則不學今為文者專務章句悅人耳目既務悅人非能
優而何曰古者學為文否曰人見六經便以為聖人亦
作文不知聖人亦一作據發胸中所蘊自成文耳一作
所謂有德者必有言也曰游夏稱文學何也曰游夏亦
何嘗秉筆學為詞章也且如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
人文以化成天下此豈詞章之文也○聖人文章自然
與學為文者不同如繫辭之文後人決學不得譬之化
工生物且如生出一枝花或有剪裁為之者或有繪
畫為之者有時雖似相類然不若化工所生自有一般

生意○孟子論王道便實徒善不足為政徒法不能自
行便先從養生上說將去既庶既富然後以飽食暖衣
而無教為不可故教之也孟子而後却只有原道一篇
其間語固多病然要之大意儘近理若西銘則是原道
之宗祖也原道却只說到道元未得到西銘意思據子
厚之文醇然無此出文也自孟子後蓋未見此書○韓
退之文不可漫觀晚年所見尤高○退之晚年為文所
得處甚多學本是脩德有德然後有言退之却倒學了
因學文日求所未至遂有所得如曰軻之死不得其傳
似此言語非是蹈襲前人又非鑿空撰得出必有所見

若無所見不知言所傳者何事原性等文皆以時文○退之作琴操有曰臣當誅罪考天王聖明此善道文王意中事者前後文人道不到也

龜山楊氏曰作文字要只說目前話令自然分明不驚怛人不能得然後知孟子所謂言近非聖賢不能也○爲文要有溫柔敦厚之氣對人主語言及章疏文字溫柔敦厚尤不可無如子瞻詩多所譏玩殊無惻怛愛君之意荆公在朝論事多不循理惟是爭氣而已何以事君○六經先聖所以明天道正人倫致治之成法也其文自堯舜歷夏商周之季興衰治亂成敗之跡揅澈通變

因時損益之理皆煥然可考網羅天地之大文理象器幽明之故死生終始之變莫不詳論曲譬較然如數一二宜乎後世高明超卓之士一撫卷而盡得之也予竊恠唐虞之世六籍未具士於斯時非有誦記操筆綴文然後爲學也而其蘊道懷德優入聖賢之域者何多耶其達而位乎上則昌言嘉謨足以亮天工而成大業雖困窮在下而潛德隱行猶足以經世勵俗其芳猷美績又何其章章也自秦焚詩書坑術士六藝殘缺漢儒收拾補綴至建元元狩之間文辭繁如也若賈誼董仲舒司馬遷相如楊雄之徒繼武而出雄文大筆馳騁古今

沛然如决江漢浩無津涯後雖有作者未有能涉其波
流也然賈誼明申韓仲舒陳灾異馬遷之多受相如之
浮侈皆未足與議惟揚雄爲庶幾於道然尚恨其有未
盡者積至於唐文籍之備蓋十百前古元和之間韓柳
輩出咸以古文名天下然其論著不說於聖人蓋寡矣
自漢訖唐千餘歲而士之名能文者無過是數人及考
其所至卒未有能唱明道學窺聖人閫奧如古人者然
則古之時六籍未具不害其善學後世文籍雖多亡益
於得也

人有語及爲文者和靖尹氏曰嘗聞程先生云聖人文章
載爲六經自左丘明作傳文章始壞文勝質也

朱子曰有治世之文有衰世之文有亂世之文六經治世
之文也如國語委靡繁絮真衰世之文耳是時語言議
論如此宜乎周之不能振起也至於亂世之文則戰國
是也然有英偉氣非衰世國語之文之比也楚漢間文
字真是奇偉豈易及也○楚詞不甚怨君今被諸家解
得都成怨君不成模樣九歌是托神以爲君言人間隔
不可企及如己不得親近於君之意以此觀之他便不
是怨君至山鬼篇不可以君爲山鬼又倒說山鬼欲親
人而不可得之意今人解文字不看大意只逐句解意

却不貫。○問離騷卜居篇內字曰字義從來曉不得但以意者可見如突梯滑稽只是軟熟迎逢隨人倒隨人起底意思如這般文字更無些小窒礙想只是信口恁地說皆自成文林艾軒嘗云班固揚雄以下皆是做文字已前如司馬遷司馬相如等只是恁地說出今者來是如此古人有此於登高能賦這也須是敏須是會說得通暢如古者或以言揚說得也是一件事後是只就紙上做如就紙上做則班揚便不如已前文字當時如蘇秦張儀都是會說史記所載想皆是當時說出又云漢末以後只做屬對文字直至後來只管弱如蘇頌著

力要變變不得直至韓文公出來盡掃去了方做成古文然亦止做得未屬對合偶以前體格然當時亦無人信他故其文亦變不盡纔有一二大儒畧相効以下並只依舊到得陸宣公奏議只是雙關做去又如子厚亦自有雙關之文向來道是他初年文字後將年譜看乃是晚年文字蓋是他効世間模樣做則劇耳文氣衰弱直至五代竟無能變到尹師魯歐公幾人出來一向變了其間亦有欲變而不能者然大既都要變所以做古文自是古文四六自是四六却不哀雜○楚些沈存中以此爲呪語如今釋子念娑婆訶三合聲而巫人之禱

亦有此聲此却說得好蓋今人只求之於雅而不求之於俗故下一半都曉不得離騷叶韻到篇終前面只發兩例後人不曉却謂只此兩

韻如

○古人文章大率只是平說而意自長後人文章

務意多而酸澁如離騷初無奇字只恁說將去自是好後來如魯直恁地著力做却自是不好○古賦須熟看屈宋韓柳所作乃有進步處○楚詞平易後人學做者反艱深了都不可曉○漢初賈誼之文質實晁錯說利害處好答制策便亂道董仲舒之文緩弱其答賢良策不答所問切處至無緊要處又累數百言東漢文章尤更不如漸漸趨於對偶如楊震輩皆尚讖緯張平子非

之然平子之意又却理會風角鳥占何愈於讖緯陵夷至三國兩晉則文氣日卑矣古人作文作詩多是模倣前人而作之蓋學之既久自然純熟如相如封禪書模倣極多柳子厚見其如此却作貞符以反之然其文體亦不免乎蹈襲也○司馬遷文雄健意思不帖帖有戰國文氣象賈誼文亦然老蘇文亦雄健似此皆有不帖帖意仲舒文實剴向文又較實亦好無些虛氣象比之仲舒仲舒較滋潤發揮大抵武帝以前文雄健武帝以後便實到杜欽谷永書又太弱無歸宿了匡衡書多有好處漢明經中皆不似此○司馬遷史記用字也有

下得不是處賈誼亦然如治安策詵教太子處云太子
少長知妃色則入于學這下面承接使用解詵此義忽
然掉了却說上學去云學者所學之官也又詵帝入東
學上親而貴仁一段了却方說上太子事云及太子既
冠成人免於保傅之嚴都不成文義更無段落他只是
乘才快胡亂寫去這般文字也不可學董仲舒文字却
平正只是又困善仲舒匡衡劉向諸人文字皆善弱無
氣譏司馬遷賈生文字雄豪可愛只是逞快下字時有
不穩處段落不分明匡衡文字却細密他看得經書極
子細能向裏做工夫只是做人不好無氣節仲舒讀書

不如衡子細踈畧甚多然其人純正聞閔衡不及也荀
子云誦數以貫之思索以通之誦數即今人讀書記遍
數也古人讀書亦如此只是荀卿做得那文字不帖律
處也多○仲舒文大槩好然也無精彩○孔氏書序不
類漢文似李陵答蘇武書問董仲舒三策文氣亦弱與
鼂賈諸人文章殊不同何也曰仲舒為人寬緩其文亦
如其人大抵漢自武帝後文字要入細皆與漢初不同
○林艾軒云司馬相如賦之聖者揚子雲班孟堅只填
得腔子一作腔如何得似他自在流出左太冲張平
子竭盡氣力又更不及○問呂舍人言古文衰自谷永

曰何止谷永鄒陽獄中書已自皆作對子了又問周馬相如賦似作之甚易曰然又問高適焚舟決勝賦甚淺陋曰文選齊梁間江摠之徒賦皆不好了○問西漢文章與韓退之諸公文章如何曰而今難說便說某人優某人劣亦未必信得及須是自看得這一人文字某處好某處有病識得破了却看那一人文字便見優劣如何若者這一人文字未破如何定得優劣便說與公優劣公亦如何便見其優劣處但子細自看自識得破而今人所以識古人文字不破只是不曾子細者又兼是先將自家意思橫在胃次所以見從那偏處去說出來

也都是橫說又曰人做文章若是子細看得一般文字熟少間做出文字意思語脉自是相似讀韓文熟便做出韓文底文字讀得蘇文熟便做蘇文底文字若不曾子細看少間却不得用大率古人文章皆是行正路後來杜撰底皆是行狹隘邪路去了而今只是依正底路脉做將去少間文章自會高人又云蘇子由有一段論人做文章自有合用底字只是下不着又如鄭齊叔云做文字自有穩底字只是人思量不著橫渠云發明道理惟命字難要之做文字下字實是難不知聖人說出來底也只是這幾字如何鋪排得恁地安穩或曰子瞻

云都來這數字 然而人之文章也只是三十歲以前氣
只要會安排 格都定但有精與未精耳然而掉了底便荒疎只管用
功底又較精向見韓無咎說他晚年做底文字與他二
十歲以前做底文字不甚相遠此是自驗得如此人到
五十歲不是理會文章時節前面事多日子少了若後
生時每日便偷一兩時閑做這般工夫若晚年如何有
工夫及此或曰人之晚年知識却會長進曰也是後生
時都定便長進也不會多然而能用心於學問底便會
長進若不學問只縱其客氣底亦如何會長進日見昏
了有人後生氣盛時說盡萬千道理晚年只恁地闕報

底或引程先生曰人不學便老而衰曰只這一句說盡
了又云某人晚年日夜去讀書某人戲之曰吾丈老年
讀書也須還讀得入不知得入如何得出謂其不能發
揮出來為做文章之用也其說雖麤似有理又云人晚
年做文章如秃筆寫字全無鋒銳可觀又云某四十以
前尚要學人做文章後來亦不暇及此矣然而後來做
底文字便只是二十左右歲做底文字又曰劉季章近
有書云他近來看文字覺得心平正某答他令更掉了
這箇虛心看文字蓋他向來便是硬自執他說而今又
是將這一說來單正是未理會得大率江西人都是硬

執他底橫說如王介甫陸子靜都只是橫說且如陸子靜說文帝不如武帝豈不是橫說又云介甫諸公取人如資質淳厚底他便不取者文字穩底他便不取如那决裂底他便取說他轉時易大率都是硬執他底○韓文力量不如漢文漢文不如先秦戰國○某方脩韓文考異而學者至因曰韓退之議論正規模闊大然不如柳子厚較精密如辨鶡冠子及說列子在莊子前及非國語之類辨得皆是黃達才言柳文較古曰柳文是較古但却易學學便似他不似韓文規模闊學柳文也得但會棄了人文字○因論韓文公謂如何用功了方能

辨古書之真偽曰鶡冠子亦不曾辨得柳子厚謂其書乃寫賈誼鵬賦之類故只有此處好其他皆不好柳子厚者得文字精以其人刻深故如此韓較有些王道意思每事較含洪便不能如此○退之要說道理又要則劇有平易處極平易有險奇處極險奇且教他在潮州時好止住得一年柳子厚却得永州力也○柳學人處便絕似平淮西雅之類甚似詩詩學陶者便似陶韓亦不必如此自有好處如平淮西碑好○問韓柳二家文體孰正曰柳文亦自高古但不甚醇正又問子厚論封建是否曰子厚說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亦是但說到

後面有偏處後人辨之者亦失之太過如廖氏所論封建排子厚太過且封建自古便有聖人但因自然之理勢而封之乃見聖人之公心且如周封康叔之類亦是古有此制因其有功有德有親當封而封之却不是聖人有不得已處若如子厚所說乃是聖人欲吞之而不可得乃無可柰何而爲此不知所謂勢者乃自然之理勢非不得已之勢也○有一等人專於爲文不去讀聖賢書又有一等人知讀聖賢書亦自會作文到得說聖賢書却別做一箇說異模樣說不知古人爲文大抵只如此那得許多說異韓文公詩文冠當時後世未易及

到他上宰相書用着着者教詩注一齊都寫在裏面若是他自作文豈肯如此作最是說載沈載浮沈浮皆載也可笑載是助語分明彼如此說了他又如此用○問漢文李漢序頭一句甚好曰公道好某看來有病曰文者貫道之器且如六經是文其中所說皆是這道理如何有病曰不然這文皆是從道中流出豈有文反能貫道之理文是文道是道文只如喫飯時下飯耳若以文貫道却是把本爲末以末爲本可乎其後作文者皆是如此因說蘇文害正道甚於老佛且如易所謂利者義之和却解爲義無利則不和故必以利濟義然後合於

人情若如此非惟失聖言之本指又且陷溺其心○柳子厚文有所模倣者極精如自解諸書是做司馬遷與任安書劉原父作文便有所倣○韓千變萬化無心變歐有心變杜初公墓誌說一件未了又說一件韓董晉行狀尚稍長權德輿作宰相神道碑只一板許歐蘇便長了蘇體只是一類柳伐原議極局促不好東萊不知如何喜之陳後山文如仁宗飛白書記大段好曲折亦好墓誌亦好有典有則方是文章其他文亦有大局促不好者○東坡文字明快老蘇文雄渾儘有好處如歐公曾南豐韓昌黎之文豈可不看柳文雖不全好亦當

擇合數家之文擇之無二百篇下此則不須看恐低了人手段但採他好處以為議論足矣若班馬孟子則是大底文字○韓文高歐陽文可學曾文一字挨一字謹嚴然大迫又云今人學文者何曾作得一篇枉費了許多氣力大意主乎學問以明理則自然發為好文章詩亦然○國初文章皆嚴重老成嘗觀嘉祐以前語詞等言語有甚拙者而其人才皆是當世有名之士蓋其文雖拙而其辭謹重有欲工而不能之意所以風俗渾厚至歐公文字好底便十分好然猶有甚拙底未散得他和氣到東坡文字便馳騁成巧了及宣政間則窮極華

麗都散了和氣所以聖人取先進於禮樂意思自是如
此○劉子澄言本朝只有四篇文字好大極圖西銘易
傳序春秋傳序因傷時文之弊謂張才叔書義好自靖
人自獻于先王義胡明仲醉後每誦之又謂劉棠舜不
窮其民論好歐公甚善之其後姚孝寧易義亦好或問
大極西銘曰孟子自己○嘗以伊川答方道輔書示學
後方見有此兩篇文章者曰他只恁平鋪無緊要說出來只是要移易他一兩
字也不得要改動他一句也不得○李泰伯文實得之
經中雖淺然皆自大處起議論首卷潛書民言好如古
潛夫論之類周禮論好如宰相掌人主飲食男女事某

意如此今其論皆然文字氣象大段好甚使人愛之亦
可見其時節方興如此好老蘇父子自史中戰國策得
之故皆自小處起議論歐公喜之李不軟貼不為所喜
范文正公好處歐不及嘗讀宋景文張廵贊曰其文自
成一家景文亦服人嘗見其寫六一瀧岡所表二句
云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皆無恨也○六一文一
唱三嘆今人是如何作文○六一文有斷續不接處如
少了字模樣如秘演詩集序喜為歌詩以自娛十年間
兩節不接六一居士傳意凡文弱仁宗飛白書記文不
佳制誥首尾四六皆治平間所作非其得意者恐當時

亦被人催促加以文思緩不及子細不知如何然有紆
餘曲折辭少意多玩味不能已者又非辭意一直者比
黃夢升墓誌極好其所喜者豐樂亭記○歐公文字鋒
刃利文字好義論亦好嘗有詩云玉顏自古爲身累肉
食何人爲國謀以詩言之是第一等好詩以議論言之
是第一等議論○問歐公文字愈改愈好曰亦有改不
盡處如五代史宦者傳末句云然不可不戒當時必是
載張承業等事在此故曰然不可不戒後既不欲載之
於此而移之於後則此句當改偶忘削去故也○歐公
爲蔣穎叔輩所誣既得辨明謝表中自叙一段只是自

習中流出更無些窒礙此文章之妙也又曰歐公文亦
多是脩改到妙處頃有人買一作見得他醉翁亭記藁初
說滁州四面有山凡數十字末後改定只曰環滁皆山
也五字而已如尋常不經思慮信意所作言語亦有絕
不成文理者不知如何○歐公文章及三蘇文好處只
是平易說道理初不曾使差異底字換却那尋常底字
○文章到歐曾蘇道理到二程方是暢荆公文暗○歐
公文字敷腴溫潤曾南豐文字又更峻潔雖議論有淺
近處然却平正好到得東坡便傷於巧議論有不正當
處後來到中原見歐公諸人文字方稍平老蘇尤甚

大抵已前文字都平正人亦不會大段巧說自三蘇文
出學者始日趨於巧如李泰伯文尚平正明白然亦已
自有些巧了輔廣問荆公之文如何曰他却似南豐文
但比南豐文亦巧荆公會作許氏世譜寫與歐公者歐
公一日因曝書見了將者不記是誰作意中以為荆公
作又云介甫不解做得恁地恐是曾子固所作廣又問
後山文如何曰後山煞有好文字如黃樓銘館職策皆
好廣又問後山是宗南豐文否曰他自說曾見南豐于
襄漢間後見一文字說南豐過荆襄後山携所作以謁
之南豐一見愛之因留款語適欲作一文字事多因托

後山為之且授以意後山文思亦澁窮日之力方成僅
數百言明日以呈南豐南豐云大畧也好只是冗字多
不知可為畧刪動否後山因請改竄但見南豐就坐取
筆抹數處每抹處連一兩行便以授後山凡削去一二
百字後山讀之則其意尤完因嘆服遂以為法所以後
山文字簡潔如此○歐公文字大綱好處多晚年筆力
亦衰曾南豐議論平正耐點檢李泰伯文亦明白好者
錢木之間老蘇文議論不正當曰議論雖不是然文字
亦自明白洞達○歐陽子云三代而上治出於一而禮
樂達於天下三代而下治出於二而禮樂為虛名此古

今不易之至論也然彼知政事禮樂之不可不出於一
而未知道德文章之尤不可使出於二也夫古之聖賢
其文可謂盛矣然初豈有意學爲如是之文哉有是實
於中則必有是文於外如天有是氣則必有日月星辰
之光耀地有是形則必有山川草木之行列聖賢之心
既有是精明純粹之實以旁薄充塞乎其內則其著見
於外者亦必自然條理分明光輝發越而不可掩蓋不
必託於言語著於簡冊而後謂之文但自一身接於萬
事凡其語默動靜人所可得而見者無所適而非文也
姑舉其最而言則易之卦畫詩之詠歌書之記言春秋

之述事與夫禮之威儀樂之節奏皆已列爲六經而垂
萬世其文之盛後世固莫能及然其所以盛而不可及
者豈無所自來而世亦莫之識也故夫子之言曰文王
既沒文不在茲乎蓋雖已決知不得辭其責矣然猶若
遂列顧望而不能無所疑也至於推其所以興衰則又
以爲是皆出於天命之所爲而非人力之所及此其體
之甚重夫豈世俗所謂文者所能當哉孟軻氏沒聖學
失傳天下之士背本趨末不求知道養德以充其內而
汲汲乎徒以文章爲事業然在戰國之時若申商孫吳
之術蘇張范蔡之辨列禦寇莊周恂况之言屈平之賦

以至秦漢之間韓非李斯陸生賈傳董相史遷劉向班
固下至嚴安徐樂之流猶皆先有其實而後託之於言
唯其無本而不能一出於道是以君子猶或羞之及至
宋玉相如王褒揚雄之徒則以浮華爲尚而無實之
可言矣雄之太玄法言蓋亦長楊較獵之流而粗變其
音節初非實爲明道講學而作也東京以降訖于隋唐
數百年間愈下愈衰則其去道益遠而無實之文亦無
足論韓愈氏出始覺其陋慨然號於一世欲去陳言以
追詩書六藝之作而其弊精神糜歲月又有甚於前世
諸人之所爲者然猶幸其畧知不根無實之不足恃因
是頗泝其原而適有會焉於是原道諸篇始作而其言
曰根之茂者其實遂膏之沃者其光燁仁義之人其言
藹如也其徒和之亦曰未有不深於道而能文者則亦
庶幾其賢矣然今讀其書則其出於諂諛獻豫放浪而
無實者自不爲少若夫所原之道則亦徒能言其大體
而未見有探討服行之效使其言之爲文者皆必由是
以出也故其論議古人則又直以屈原孟軻馬遷相如
揚雄爲一等而猶不及於董賈其論當時之弊則但以
詞不已出而遂有神徂聖伏之嘆至於其徒之論亦但
以剽掠潛竊爲文之病大振頽風教人自爲爲韓之功

則其師生之間傳受之際蓋未免裂道與文以爲兩物而於其輕重緩急本末賓主之分又未免於倒懸而逆置之也自是以來又復衰歇數十年而後歐陽子出其文之妙蓋已不愧於韓氏而其曰治出於一云者則自荀揚以下皆不能及而韓亦未有聞焉是則疑若幾於道矣然考其終身之言與其行事之實則恐其亦未免於韓氏之病也抑又嘗以其徒之說考之則誦其言者既曰吾老將休付子斯文矣而又必曰我所謂文必與俱其推尊之也既曰今之韓愈矣而又必引夫文不在茲者以張其說由前之說則道之與文吾不知其

果爲一耶爲二耶由後之說則文王孔子之文吾又不知其與韓歐之文果若是其班乎否也嗚呼學之不講久矣習俗之謬其可勝言也哉吾讀唐書而有感因書其說以訂之○因言文士之失曰今曉得義理底人少間被物慾激搏猶自一強一弱一勝一負如文章之士下梢頭都靠不得且如歐陽公初間做本論其說已自大段拙了然猶是一片好文章有頭尾他不過欲封建井田與冠婚喪祭蒐田燕饗之禮使民朝夕從事於此少間無工夫被佛氏引去自然可變其計可謂拙矣然猶是正當議論也到得晚年自做六一居士傳宜其所

得如何却只說有書一千卷集古錄一千卷琴一張酒
一壺棊一局與一老人爲六更不成說話分明是自納
敗闕如東坡一生讀盡天下書說無限道理到得晚年
過海做昌化峻靈王廟碑引唐肅宗時一尼恍惚升天
見上帝以寶玉十三枚賜之云中國有大灾以此鎮之
今此山如此意其必有寶更不成議論似喪心人說話
其他人無知如此說尚不妨你平日自視爲如何說盡
道理却說出這般話是可怪否觀於海者難爲水游於
聖人之門者難爲言分明是如此了便看他們這般文
字不入○問東坡文不可以道理并全篇看但當看其

大者曰東坡文說得透南豐亦說得透如人會相論底
一齊指摘說盡了歐公不說盡含蓄無盡意又好因謂
張定夫言南豐秘閣諸序好曰那文字正是好峻靈王
廟碑無見識伏波廟碑亦無意思伏波當時蹤跡在廣
西不在彼中記中全無發明或曰不可以道理看他然
二碑筆健曰然又問潛真閣銘好曰這般閑戲文字便
好雅正底文字便不好如韓文公廟碑之類初看甚好
讀子細點檢踈漏甚多○人老氣衰文亦衰歐陽公作
古文力變舊習老來照管不到爲某詩序又四六對偶
依舊是五代文習東坡晚年文雖健不衰然亦踈魯如

南安軍學記海外歸作而有弟子揚解序點者三之語
序點是人姓名其疏如此○老蘇之文高只議論乖角
○老蘇文字初亦喜者者後覺得自家意思都不正當
以此知人不可看此等文字固宜以歐曾文字爲正○
坡文雄健有餘只下字亦有不貼實處○東坡墨君堂
記只起頭不合說破竹字不然便似毛穎傳○東坡歐
陽公文集序只恁地文章儘好但要說道理便者不得
首尾皆不相應起頭甚麼樣大末後却說詩賦似李白
記事似司馬遷○統領商榮以溫公神道碑爲餉因命
吏約楊道夫同視且曰坡公此文說得來恰似山摧石

裂道夫問不知既說誠何故又說一曰這便是他看道
理不破處頃之黃直卿至復問若說誠之則說一亦不
妨否曰不用恁地說蓋誠則自能一問大凡作這般文
字不知還有布置否曰看他也只是據他一直恁他說
將去初無布置如此等文字方其說起頭時自未知後
面說甚麼在以手指中間曰到這裏自說盡無可說了
却忽然說起來如退之南豐之文却是布置其舊者二
家之文復看坡文覺得一段中欠了句一句中欠了字
又曰向嘗聞東坡作韓文公廟碑一日思得頗久一云
得一起頭起忽得兩句云匹夫而爲百世師一言而爲
行百十遭
不能

天下法遂掃將去道夫問者老蘇文似勝坡公黃門之
文又不及東坡曰黃門之文衰遠不及也只有黃樓賦
一篇爾道夫因言歐陽公文平淡曰雖平淡其中却自
美麗有好處有不可及處却不是闕茸無意思又曰歐
文如賓主相見平心定氣說好話相似坡公文如說不
辨後對人鬧相似都無恁地安詳童蜚卿問范太史文
曰他只是據見定說將去也無甚做作如唐鑑雖是好
文字然多照管不及評論總意不盡只是文字本體好
然無精神所以有照管不到處無氣力到後面多脫了
道夫因問黃門古史一書曰此書儘有好處道夫曰如

他論西門豹投巫事以爲他本循良之吏馬遷列之於
滑稽不當似此議論甚合人情曰然古史中多有好處
如論莊子三四篇譏議夫子處以爲決非莊子之書乃
是後人截斷莊子本文攙入此其考據甚精密但今觀
之莊子此數篇亦甚鄙俚○問蘇子由之文比東坡稍
近理否曰亦有甚道理但其說利害處東坡文字較明
白子由文字不甚分明要之學術只一般○看子由古
史序說聖人其爲善也如水之必寒火之必熱其不爲
不善也如騶虞之不殺竊脂之不殺此等議論極好程
張以後文人無有及之者○因說灤城集曰舊時看他

議論亦好近日者他文字煞有害處如劉原父高才傲
物子由與他書勸之謙遜下人此意甚好其間却云天
下以吾辯而以辯乘我以吾巧而以功困我不如以拙
養巧以訥養辯如此則是怕人來困我故卑以下之此
大段害事如東坡作刑賞忠厚之至論却說懼刑賞不
足以勝天下之善惡故舉而歸之仁如此則仁只是箇
鷓突無理會底物事故又謂仁可過義不可過大抵今
人讀書不子細此兩句却緣疑字上面生許多道理若
是無疑罪須罰功須是賞何須更如此或曰此病原
起於老蘇曰看老蘇六經論則是聖人全是以術欺天

下也子由晚年作待月軒記想他大段自說見得道理
高而今看得甚可笑如說軒是人身月是人性則是先
生下一箇人身却外面尋箇性來合湊○范淳夫文字
純粹下一箇字便是合當下一箇字東坡所以伏他東
坡輕文字不將爲事若做文字時只是胡亂寫去如後
面恰似少後添○劉原父才思極多湧將出來每作文
多法古絕相似有幾件文字學禮記春秋說學公穀文
勝貢父貢父文字工於摹倣○問南豐文如何曰南豐
文却近質他初亦只是學爲文却因學文漸見些子道
理故文字依傍道理做不爲空言只是關鍵緊要處也

說得寬緩不分明緣他見處不徹本無根本工夫所以如此但比之東坡則較質而近理東坡則華豔處多○曾所以不及歐處是紆徐曲折處曾喜模擬人文字擬峴臺記是放醉翁亭記不甚似○南豐擬制內有數篇雖雜之三代誥命中亦無愧○南豐作宜黃筠州二學記好說得古人教學意出○南豐列女傳序說二南處好○南豐范貫之奏議序氣脉渾厚說得仁宗好東坡趙清獻神道碑說仁宗處其文氣象不好第一流人等句南豐不說子由挽南豐詩甚服之○問嘗聞南豐令後山一年看伯夷傳後悟文法如何曰只是令他者一

年則自然有自得處○江西歐陽永叔王介甫曾子固文章如此好至黃魯直一向求巧反累正氣○陳後山

之文有法度如黃樓銘當時諸公都歛衽一云便是今人文字都無

他抑揚因論當時人物有以文章記問為能而好點檢

他人不自點檢者曰所以聖人說益者三樂樂節禮樂

樂道人之善樂多賢友○李清臣文比東坡較實○論

胡文定公文字字字皆實但奏議每件引春秋亦有無其

事而遷就之者大抵朝廷文字且要論事情利害是非

今分曉今人多先引故事如論青苗只是東坡兄弟說

得有精神他人皆說從別處去○張子韶文字沛然猶

有氣開口見心索性說出使人皆知近來文字開了又
闔闔了又開闔闔七八番到結末處又不說只恁地休
了○諸公文章馳騁好異止緣好異所以見異端新奇
之說從而好之這也只是見不分曉所以如此看仁宗
時制詔之文極朴固是不好看只是他意思氣象自恁
地深厚久長固是拙只是他所見皆實看他下字都不
甚恰好有合當下底字却不下也不是他識了不下只
是他當初自思量不到然氣象儘好非如後來之文一
味纖巧不實且如進卷方是二蘇做出恁地壯偉發越
已前不曾如此看張方平進策更不作文只如說鹽鐵

一事他便從鹽鐵原頭直說到如今中間却載着甚麼
年甚麼月後面更不說措置如今只是將虛文漫演前
面說了後面又將這一段翻轉這只是不曾見得所以
不曾見得只是不曾虛心看聖賢之書固有不曾虛心
看聖賢書底人到得要去者聖賢書底又先把他自一
副當排在這裏不曾見得聖人意待做出又只是自底
○今人作文皆不足爲文大抵專務節字更易新好生
面辭語至說義理處又不肯分曉觀前輩歐蘇諸公作
文何嘗如此聖人之言坦易明白因言以明道正欲使
天下後世由此求之使聖人立言要教人難曉聖人之

經定不作矣若其義理精奧處人所未曉自是其所見
未到耳學者須玩味深思久之自可見何嘗如今人欲
說又不敢分曉說不知是甚所見畢竟是自家所見不
明所以不敢深言且鶻突說在裏○前輩文字有氣骨
故其文壯浪歐公東坡亦皆於經術本領上用功今人
只是於枝葉上粉澤爾如舞訝鼓然其間男子婦人僧
道雜色無所不有但都是假底舊見徐端立言石林嘗
云今世安得文章只有箇減字換字法爾如言湖州必
須去州字只稱湖此減字法也不然則稱雲上此換字
法也一云今來文字至無氣骨向來前輩雖是作時文亦
是朴實頭鋪字朴實頭引按朴實頭道理者著

雖不入眼却有骨氣今人文字全無骨氣便似舞訝鼓
者塗眉畫眼只是禁懷挾所致曰不然自是時節所尚如此
或云此是禁懷挾所致曰不然自是時節所尚如此
是人不知學全無本柄被人引動尤而效之且如此只
作件物事一箇做起一人學起有不崇朝而偏天○貫
下者本來合當理會底事全不理會直是可惜○貫
穿百氏及經史乃所以辨驗是非明此義理豈特欲使
文詞不陋而已義理既明又能力行不倦則其存諸中
者必也光明四達何施不可發而為言以宣其心志當
自發越不凡可愛可傳矣今執筆以習研鑽華采之文
務悅人者外而已可耻也已○道者文之根本本文者道
之枝葉惟其根本乎道所以發之於文皆道也三代聖
賢文章皆從此心寫出文便是道今東坡之言曰吾所

謂文必與道俱則是文自文而道自道待作文時旋去
討箇道来入放裏面此是他大病處只是他每常文字
華妙包籠將去到此不覺漏逗說出他本根病痛所以
然處緣他都是因作文却漸漸說上道理来不是先理
會得道理了方作文所以大本都差歐公之文則稍近
於道不爲空言如唐禮樂志云三代而上治出於一三
代而下治出於二此等議論極好蓋猶知得只是一本
如東坡之說則是二本非一本矣○纔要作文章便是
枝葉害著學問反兩失也○問要者文以資筆勢言語
須要助發義理曰可看孟子韓文韓不用科段直便說

起去至終篇自然純粹成體無破綻如歐曾却各有一
箇科段舊曾學曾爲其節次定了今覺得要說一意須
待節次了了方說得到及這一路定了左右更去不得
因言陳阜卿教人看柳文了却看韓文不知看了柳文
便自壞了如何更者韓文○作文字須是靠實說得有
條理乃好不可駕空細巧大率要七分實只二三分文
如歐公文字好者只是靠實而有條理如張承業及宦
者等傳自然好東坡如靈壁張氏園亭記最好亦是靠
實秦少游龍井記之類全是架空說去殊不起發人意
思○文章要理會本領謂前筆作者多讀書亦隨所見

理會○每論著述文章皆要有綱領文定文字有綱領

說三經辨之類 ○前輩用言語古人有說底固是好如世俗常

說底亦用後來人都要別撰一般新奇言語下稍與文

章都差異了○要做好文字須是理會道理更可以去

韓文上一截如西漢文字用工問史記如何曰史記不

可學學不成却顛了不如且理會法度文字問後山學

史記曰後山文字極有法度幾於太法度了然做許多碎

句子是學史記又曰後世人資稟與古人不同今人去

學左傳國語皆一切踏踏地說去沒收煞○文字奇而

穩方好不奇而穩只是闕鞞○作文何必苦留意又不

可大類塌只畧教整齊足矣○前輩作文者古人有名

文字皆模擬作一篇故後有所作時左右逢原○嘗見

傅安道說為文字之法有所謂筆力有所謂筆路筆力

到二十歲許便定了便後來長進也只就上面添得些

子筆路則常拈弄時轉開拓不拈弄便荒廢此說本出

於李漢老看來做詩亦然○因說呂伯恭所批文曰文

章流轉變化無窮豈可限以如此某因說陸教授謂伯

恭有箇文字腔子纔作文字時便將來入箇腔子故文

字氣脉不長曰他便是眼高見得破○東萊教人作文

當者獲麟解也是其間多曲折又曰某舊最愛者陳無

已文他文字也多曲折謂諸生曰韓柳文好者不可不看○嘗與後生說若會將漢書及韓柳文熟讀不到不會做文章舊見某人作馬政策云觀戰奇也觀戰勝又奇也觀騎戰勝又大奇也這雖是麤穢中間却有好意思如今時文一兩行便做千萬屈曲若一句題也要立兩脚三句題也要立兩脚這是多少衰氣○人有才性者不可令讀東坡等文有才性人便湏收入規矩不然蕩將去○凡人做文字不可大長照管不到寧可說不盡歐蘇文皆說不曾盡東坡雖是宏闊瀾翻成大片袞將去他裏面自有法今人不見得他裏面藏得法但只管

學他一袞做將去○前輩云文字自有穩當底字只是始者思之不精又曰文字自有一箇天生成腔子古人文字自貼這天生成腔子○今世士大夫好作文字論古今利害比並爲說曰不必如此只要明義理義理明則利害自明古今天下只是此理所以今人做事多暗與古人合者只爲理一故也○人做文字不著只是說不著說不到說自家意思不盡○文章湏正大湏教天下後世見之明白無疑○看前人文字未得其意便容易立說殊害事蓋既不得正理又枉費心力不若虛心靜看即涵養究索之功一舉而兩得之也

或誦退之聖德頌至婉婉弱子赤立偃僂牽頭曳足先斷
腰脅處梁世榮舉子由之說曰此李斯誦秦所不忍言
而退之自謂無媿於風雅何甚陋也此說如何南軒張
氏曰退之筆力高得斬截處即斬截他豈不知此所以
爲此言也必有說蓋欲使藩鎮聞之畏罪懼禍不敢叛
耳今人讀之至此猶且寒心况當時藩鎮乎此正是合
於風雅處只如墻有茨棗中諸詩或以爲不必載而龜
山乃曰此衛爲夷狄所滅之由退之之言亦此意也退
之之意過於子由遠矣大抵前輩不可輕議

象山陸氏曰文以理爲主荀子於理有蔽所以文不馴雅

慈湖楊氏曰孔子謂巧言鮮仁又謂辭達而已矣而後世
文士之爲文也異哉琢切雕鏤無所不用其巧曰語不
驚人死不休又曰惟陳言之務去夫言惟其當而已矣
繆用其心陷溺其意至此欲其近道豈不大難雖曰無
斧鑿痕如大羹玄酒乃巧之極工心外起意益深益苦
去道愈遠如堯之文章孔子之文章由道心而達始可
以言文章若文士之言止可謂之巧言非文章

魯齋許氏曰凡立論必求事之所在理果如何不當馳騁
文筆如程試文字捏合抑揚且如論性說孟子却繳得
荀子道性惡又繳得揚子道善惡混又繳出性分三等

之說如此等文字皆文士馳騁筆端如策士說客不求
真是只要以利害感人若果真見是非之所在只當主
張孟子不當說許多相繳之語○宋文章近理者多然
得實理者少世所謂彌近理而大亂真宋文章多有
之讀者直須明著眼目○論古今文字曰二程朱子不
說作文但說明德新民明明德是學問中大節目此處
明得三綱五常九法立君臣父子井井有條此文之大
者細而至於衣服飲食起居洒掃應對亦皆當於文理
今將一世精力專意於文鋪叙轉換極其工巧則其於
所當文者闕漏多矣今者能文之士道堯舜周孔曾孟

之言如出諸其口由之以責其實則霄壤矣使其無意
於文由聖人之言求聖人之心則其所以亦必有可觀
者文章之爲害害於道優孟學孫叔敖楚王以爲真叔
敖也是寧可責以叔敖之事文士與優孟何異上世聖
人何嘗有意於文彼其德性聰明聲自爲律身自爲度
豈後世小人筆端所能模放德性中發出不期文而自
文所謂出言有章者在事物之間其節文詳備後人
極力爲之有所不及何者無聖人之心爲聖人之事不
能也○讀魏晉唐以來諸人文字其放曠不羈誠可喜
身心即時便得快活但須思慮究竟是如何果能終身

爲樂乎果能不隳先業而澤及子孫乎天地間人各有職分性分之所固有者不可自泯也職分之所當爲者不可荒慢也人而慢人之職雖曰飽食煖衣安樂終身亦志士仁人所不取也故昔人謂之幸民凡無檢束無法度艷麗不羈諸文字皆不可讀大能移人性情聖人以義理誨人力挽之不能廻而此等語一見之入骨髓使人情志不可收拾從善如登從惡如崩古語有之可不慎乎○或論凡人爲詩文出於何而能若是曰出於性詩文只是禮部韻中字已能排得成章蓋心之明德使然也不獨詩文凡事排得着次第大而君臣父子小而鹽米細事總謂之文以其合宜又謂之義以其可以日用常行又謂之道文也義也道也只是一般

